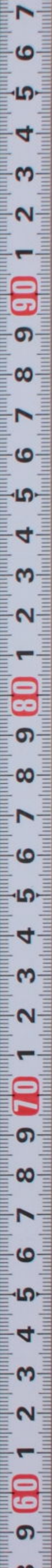




96
4064
30



伊6
4064
32-30

大事編年

英宗紀

黃窳彥疏抹申暲

乙酉四十一年正月獻納黃窳彥疏畧臣聞伏節死義之士求之於犯顏敢諫之中平常無事之時苟不犯雷霆而振敢言之風則顧何以扞頭目於存亡呼吸之時乎我朝立國專尚節義扶植培養迥出千古夫何數十年來氣節消亡至於近日又有一種時議咸曰聖筭彌高承順為恭噫此何義也是可謂愛其君乎今有父母有過徒以喜懼之情不思垂滂而諫徒務順旨而從可謂孝乎向來申暲



之疏誠妄矣而累延四人罰及多士疑怒層加處分過當
至於自示貶損放倒威重尤非物來順應不大聲色之道
在廷諸臣孰不曰無前過舉而寧為屋下私談不能出一
言匡救豈以主威難犯而然歟抑時議常勝而然歟是何
祖宗屢百年培養之功一朝掃盡而至此極矣儒林國之
元氣而元氣斷喪無餘言路國之血脉而言路壅閉已久
若此不已則 殿下雖為亡國之事而莫聞犯顏之言有
圍城之急而莫效焚躬之忠乎今日國事可謂太息流涕
之不足也臣與諸臣被罪者面目不相識臣非愛其人也
愛其抄逆之名也愛其名所以愛 殿下也抄逆前禮遇

士林之所宗仰而今用一句語妄發並與許多人謹罪書
之史策謂 殿下賤薄經術士則其累聖德何此臣所以
為 殿下痛惜也何幸風雷遶段儒罰特解實仰大聖人
範圍有君如此益覺無臣之為愧今三陽回春 殿下轉
移舊新之幾識於清燕之暇平心叙究亟恢包容之量並
施曠蕩之恩豈不有光於日月之更也哉

疏入嚴教免為
庶人配三水

鞫沈尹山訟事

閏二月尹氏先祖高麗侍中璫葬坡州樊修里年久失所
在沈相之源葬其上諸沈恐尹墓事覺乃潛拔他人墓碣
立尹墓而亂之甲申夏尹氏尋得其墓又得古碑石片又

厚賂村人得知移碣事乃往碣主李家問其事李亦不知
為尹誤也至是乃覺之尹遂修葺故墓承旨尹東暹等諸
尹上疏請掘移沈墓沈之孫前判官廷最擊錚爭之 上
以沈亦大臣難於遷之乃令各修葺其墓不相侵犯至是
諸尹改蒞其墓遂直犯沈墓前為龍尾沈力爭之乃擊錚
相訟於是夜御興化門親問閏月二十三日兩訟人前僉正尹熙
復前都正沈廷最拿八年皆七十餘各刑一次至朝乃罷
傳曰尹熙復覽其供愚騷無識之人自當作此駭舉渠已
遲晚既施一次之刑海南縣定配 傳曰沈尹相爭其非
在沈尹哥得古碣片後若常人則宜有處分矣而與他有

異故使廷最從容為之若有舉措凡諸等事依常時例欲
為下教迨者違命廷最無狀無倫者有三取李哥之碑暗
樹尹墓雖非渠為執此辱人無狀也一則仍舊貫之命可
謂為故相曲盡則但當固執遵守下教可也末稍強以仍
舊貫之教宜遵云親問之下不為直告面質之後猶半吞
半吐末乃逢晚此亦無狀也且以為相痛迫之心見其君
之親問其宜叩地流涕畢陳裏曲即子道也即臣道也而
舉止若常人非徒不流涕語無痛迫欺罔為辭既施一次
之刑端川府定配後數月領相洪鳳漢言兩人將途死乞
免配許之尹即死親鞠時獻納尹承烈啓以此等事宜付

有司不必親問適差其代獻納李普觀啓以沈年過七十是八十之人不宜施刑罷職

韓後樂疏論優禮山林

四月持平韓後樂疏臣待罪翰林也適有宋明欽洪啓能之陳疏聖心煩惱臺臣進言輒被譴怒校理尹勉憲繼請反汗賜以嘉獎仍顧賤臣曰汝輩他日須効勉憲之敢言臣竊意優禮山林崇獎臺閣即我朝家法 殿下所常自勉者昨冬申暲之事臣不敢追提而至於秋選諸臣之渾被嚴譴當時既無見罪往事所不追咎而律同叔司事近遷怒處分過重黃最彥之疏遣辭之際雖不無過戇而其

心則可獎絕塞竄配此宣貽燕之道守竊恐林下之士相引深入言官舍嘿必至於道學不明諂諛成風可不懼哉疏八三日乃荅曰勉憲非獎其言也即獎其赤心今爾學其言而有黨心大謙不申暲事海東臣子何敢營護黃最彥即選儒而趨時欲附者此是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者其為左袒今覽此章追憶頃日心若墮墜已有口奏何敢欺陟降其章給之永刊仕版於是大憲李滌上疏以為後樂疏既區別申暲而泛論他山林宜無罪請寢其命 荅曰申暲句語夢裡猶驚云云適職四月十日後數日領相洪鳳漢因語次微及申暲事不允明日右相金相福因朝講又

言宋明欽赤芾之說乃引用常語古人文集多有之不足
深誅 上下嚴教罷職退出旋即還收給命召金乃因而
受之不敢辭又下嚴教責洋儒仍命大司成金尚重舉諸
儒入講金引疾陳疏不入乃改授徐命膺行公諸儒生入
講時時嶺南儒為洋任者將舉儒生陳章論申暲事且劾
京儒但為應舉入洋其外皆不投足太學不成願樣仍發
別督招集京儒叅疏而但招卿宰子弟洪樂任等皆避而
不入但鄉儒居齋生十四人將拜疏未及而其言四播仍
遇嚴教而散去 四月二十三日洪純甫云 是日 下教曰賢闕與四學
掌議色掌四祖無顯官然後以差事昨冬己申飭 太學

掌議朴光輔四祖不過蔭官大司成稟奏故命仍四學掌
議皆是前套朴光輔何差於此乎大司成越俸丙戌六月
後始命太學掌議叅用京儒如舊

右相乍仍旋適

時右相金相福既解相職而仍任乃不辭而受命符矣後
二日下教述職曰申暲事句語夢裡猶悞卿之再昨所陳
與予意同而其後洞諭結語若何 即誓 卿猶不止大臣可
敬而所重何敢忘也 中暲疏所云廡來黜 於卿不若此他

何懲哉因諸臣之言雖寢其命但所重深焉何敢忽也特
遣承宣諭意許述其職一則欲示予所重之意一則欲滌

卿奏對之誤也卿亦廉隅因此玉成之秋也卿分亦全伸矣仍命大臣付西樞後即為偕來 金既復授宜辭免不出而冒受命符將行公未及而遽逆見譏於物議云相福上疏承批乃出謝樞職未幾復拜相

崔益男疏

五月持平崔益男疏曰揆地何等職任而今之政府乃作羈縻伴食之堂出沒養病之坊動駕遠郊終不陪從於病差行公之後臺斥廟堂謂懷保願慮絲毫無補此果卧閣論道之事耶聖明奚取於其人而若是優容哉指左相大尹東度臣遙奏實出断断血忱而一言未概遽然許副云云右相金相

福

前判書韓翼暮之笏敬暮無子蚤死其妻又作故翼暮有子三人而不許立後既負其母之遺托不顧亡笏之無後不料八座之列有此薄行無識之事譴削之典断不可已銓法不嚴私意橫流至於江村馬卒之子乃廁於典獄之初仕宜即澄汰銓官警責也臣於四月六日行過湖西其日即恭陵忌辰笙歌喧咽該道方伯本州守令並削職翰林韓祿冒補士班出入士夫家憑藉研槩之情槐院已過翰院奚論同僚羞與比列吏隸莫不指笑亟宜刊汰答曰左揆事無乃情外伴食之斥何不稱停大臣處分今覽爾章予之藥石韓翼暮罷職銓曹官特違澄汰依施湖

西伯削職本州守罷職韓祿事依施左相出城遣承旨偕
來於是湖伯尹東昇削職公州判官趙載履罷職既而載
履以其日為其父忌日無張樂因洪相言仍任具允鈺為
湖伯後十餘日金復拜右相出仕金致仁遞吏曹移拜戶
曹黃仁儉代判吏曹上疏以為致仁公平善政而重遭臺
評如臣無能何以補職益男乃對疏曰即伏見新銓長之
疏乃以前冢宰之守法恢公以微事駁去為自引之端臣
之以微官事平穩說去者無一字自辨之章而他人之疏
挿入甚緊臣安得不畧陳事實也 殿下之眷用於金致
仁者豈不以故相之子善繼家學俾有一分報效而致仁

外若承述內窠背馳向來李澂之疏誠妄率在他入則尚
或尤之至於致仁則似不必排擊如仇而長書告絕屢月
停望抑何心哉趙明鼎之文學優長歷敷清華而不過以
家有舊嫌顯言枳塞喜通之路提學果是公議耶一握銓
柄取舍随意反欲全諱於協贊調劑之家計隱然自占於
言議峻激之別處恢公守法果安在哉去冬李澂因申曝
之疏上疏盛稱蕩平之化引趙文命金在魯等六七人為
蕩平之佐致仁乃作書與李澂以為妄引其先而絕之趙
明鼎之從祖駁致仁之祖致仁上疏不能自辨但曰不欲
索言乃命致仁益男兩遞其職於是成歡察訪李益晉狀

啓以益男今行濫把驛馬又用棍杖也益男以備局郎往
湖南歸時犯此禁云云 上命拿推益男對辭自辨其誣
命御史李碩載暗行探問歸言益男果濫把一馬載其伴
倘又言湖伯奏樂乃樂妓私習耳其用棍一節御史初出
去時未有命故歸亦無奏教以此乃驛吏輩恨其索駿受
杖假稱多騎誣訴於官有此乃命稷山縣監罷職稷山倅
初時報狀營門故察訪推考驛吏定配益男以湖伯事失
宗罷職及送湖伯尹東昇解削二十七日既而益男出外為殷
山縣監

韓翼謬對疏

司直韓翼謬上疏曰 臣笏無子天沒有兩子許繼其後之
之言丁寧言及於病革之餘其時 臣母絕悲其後事之將
絕而 臣笏艱於子屬前後生男輒死故老人過慮且多人
家可援之例故必令從容立後 臣之操文亡嫂有曰稟承
慈訓忍能二三即此兩句可明 臣心而臺言過切如此云
云

徐浩修處分

六月朝講入侍領事洪鳳漢同知事元仁孫持進官尹汲
趙榮進承旨金朝潤大諫嚴璘玉堂朴師海南玄老持平
徐浩修史官洪彬入侍持平徐浩修啓請還叔黃寂彥免

為庶人事 上曰不允又啓嚴教之下不敢仍冒請遞事
依允嚴璘啓嚴教之下請遞依允傳曰此不嚴懲四十年
苦心因浩修而墜矣刊名仕版

傳曰嚴璘事已奏玄老亦無嚴事當投畀而十分叅酌校
理朴師海削職

傳曰噫彼黨習浩修已意外諫長入侍其謂嘿嘿而不思
所重意欲同套此等之類不欲深治修撰南玄老罷職不
叙內局提調南恭齊許遞謝恩正言李益煥正言洪燾牌
不進又 傳曰徐浩修南海投畀當日押送南玄老安城
徒配嚴璘削版朴師海告身三等律大司成徐命膺遞差

明日執義朴志源入侍黃啟彥事停啓於是擬也人皆恠
之浩修後以九月陳賀赦典特放

沈翼雲調用

八月傳曰沈一鎮事處分非為其所重在焉命調用而
不為之北面其君者不從君命從浮曉可謂有君乎一鎮
翔雲已有職名翼雲侍從通清調用事分付是時朴相德
為吏判權導為吏議甚為難處後數日特命除翼雲持平
翼雲稱在鄉得遞後數月吏叅趙明昂首擬正言不點

黃景源放

黃景源辛巳事後蒙宥仍還京屏居郊外既而入居城裡

癸未冬吏叅李澂政拜豐川府使不敢辭而赴任明年謝病歸大臣洪鳳漢時時言其可念狀上許通朝任自經筵春秋清貫外得脩擬乙酉秋除右尹轉戶叅供職遷大憲不仕尋除同敦寧出仕及文衡議薦時前大學李昂昂輔欲依前復擬領相洪正之仍入侍言黃宜復舊薦而惶恐不敢擬右相金相福又言其可用上乃許復薦脩擬於是吏叅黃仁儉復擬弘學末望受除於是兼西提學以例拔其一但存弘學丙戌又除知經筵仍拜大學吏叅

沈重奎上疏論具李

十一月正言沈重奎上疏曰具允明父子兄弟無一可取

而銓湖泉眷注何如而未聞有絲毫之報至若金華玉省至使蠢駘無耻之類一年之中次茅特除人器不稱前校理具庠前修撰具廩亟命刊改前大司成李潭自在韋布素多誚謗及出榮途小無謹飭國子課試物色先定於考券之前親䟽較論於茅茅之時聽聞俱駭通讀經之事不自照管專委下官恣意陞降避方通經之士皆抱冤而歸并命譴削上以為有黨心嚴教刊沈仕版又掌令安無濟入侍陳所懷請開言路仍及黃寂彥事宜優容之命刊版後數日李潭特叙持平姜趾燬上䟽微救重奎兼濟下教不從姜避嫌玉堂處置以雖近塞責不可遮職為目而

出之 上適姜職而以不善處置並適玉堂允明上疏辭職 上以廉義所在許適允明時為兵判其分允鈺為忠清監司亦許適也又是時庠製升補儒生初入庭懸題後皆出外舍製呈甚至於明日始來呈而場中無一人物議駭之以為試官行私學教金魯鎮金龜柱皆罷職李潭亦遭駁

赴舉儒生並逐渡江

丙戌四十二年二月掌令李海鎮上疏天官佐貳最為一代清選掄揀之法雖不如古未有若今番之極為清雜通塞惟意取舍不公必以有疵累之俞彥民無地望之尹東

昇苟然充擬未知有何樣機關而物情未叶公議愈菀臣謂俞尹刊拔銓望當該銓官亦施謹責之典斷不可已也傳曰海鎮欲逐詮長而售黨習雖舉二人其心叵測不專在於二人依口奏例免為庶人放逐大靜縣又命考戶籍海鎮四祖無顯官其父年六十為其父老又命抹去放逐大靜之文但令當日內即歸其鄉星州又命刊其名於仕籍又教以四祖無顯官者持平通清尚不可况正言乎初時通清前吏判金陽澤叅判朴相德叅議徐命膺招致待漏院絨問其事三人并解見任越俸一等傳曰如此之事皆由於鄉儒之恐動明日庭試鄉儒不許

赴舉今日內並逐渡江有一人留者大司成當施以海鎮
之律正月九日吏判鄭弘淳參判俞彥民尹東昇金膺淳吏
參徐命膺吏議新通李彌洪樂仁五人故海鎮疏及

是日命政院玉堂勿為問安又命內局三提調勿為直宿
是時上候未寧有問安直宿尋命三提調罷職又不言海
鎮事之始官無鷹鷂之義大司憲南有容以下禁推吏判
鄭弘淳上疏承批後不為出仕命公州投畀當日押送大
臣脩堂不為即八次對命一并罷職仍即還寢使八次對
又玉堂勿問安之教還收鄉儒逐送之命還寢金陽澤以
平日心無查淳守禦使仍任金初以守禦使當入絀問遣
宣傳官奪符遞職今仍之

遂除徐志修吏判鄭實吏參沈履之吏議即出謝恩承旨
盡述趙重晦等五人并行公

傳曰今日青邱君臣之名猶存既承鷹鷂逐鳥雀之教視
若尋常佯若不知此不是底其君乎移孝事君則忠羅仲
素宣不云無不是底父母乎君臣之分掃地盡矣若其君之
教不信則孔聖宣不云不是二字乎職在都憲亦為結舌
大憲趙榮進削版稱在外臺官并刊版

掌令趙台命啓曰李海鎮挾雜私意肆然陳章瀆撓於靜
攝之中揆以臣分極無狀嚴處之道不可置之請放逐庶
人李海鎮極遠竄上曰所謂臺體即然依啓海鎮配

海南又傳曰今日海東有臣子乎望八之君因此其果
添病自蹈無父無君之域亦何假借兩司聯名陳啓亦有
舊例則以一趙台命彌縫以啓無據莫甚不叅其啓掌令
金漢老刊版諫院闕啓亦無據正言鄭昌順李命運并投
畀當日押送

傳曰其時靜攝不緊公事留院政事酬應置之待下教舉
行俞彥民自安州任謝官上來領相洪啓曰俞事聞其累
字即指年前與李恭禔兄禔弟之事而其時白脫落空右
相金致仁曰其時查脫命還官

四月司諫徐命善上疏曰昨鄉儒之即日渡江景色愁沮

因玉堂求對幸即反汗而此不過一時飭厲之教而已有
司之臣固當不亟不疾從便周旋或對或章以冀反汗而
曾不留時惟恐或緩詭諛搜括於泮村甘結遍行於五部
無異驅逐幾千多士奔走蒼黃惴惴然若無依歸大司成
權導亟施譴削之典傳曰海鎮之時銓官之笏又若此
無臣分矣徐命膺其敢晏然在職有為其君焦心之心其
笏決不若此若不嚴懲何以戒人臣侍湯之心乎膺鸕之
教佯若不知若是跳踉徐命膺刊版又命徐命善大靜投

畀四月賀
救校回

鄭履煖大靜縣永為庶人

時上候平復陳賀大赦副校理鄭履煨上疏曰明日大
需宋明欽金亮行洪啓能三人獨漏恩典嘻崇儒重道即
我朝家法而我殿下所以崇獎禮遇迥出尋常不幸年
前聖心觸惱威罰荐加自此以後人諱道學之補士畏經
術之名其害殆近於設法而禁之不但為聖明之累實遠
燕貽之謨豈非大可惧哉黃家彥本以疎逖之臣不勝忠
愛之忱一言及此遽謫荒陬宜并賜赦還四月五日疏十餘
日無下批人皆疑惧玉堂同僚皆知幾引避不入直
十五日政院啓曰修撰鄭昌聖親病徑出上下番俱空應
教金龜柱特教受由副校理李宅鎮親病徑出校理閔弘

烈受由在外副校理鄭履煨疏批未下副修撰朴師海尹
承烈牌不進傳旨未下校理李亨達推考傳旨捧入二負
未差他無入直之負政官牌招開政於是始知鄭有疏是
夜承旨洪日成注書洪相直入侍傳曰身雖在於陽世
心已無於世意日夜泔泔枕席若有一分秉彜之心此時
豈忍若此么麼中官副校理章入啓已久掩置不奏今日
乃聞此亦不意尤為無狀者李海鎮事綏過何敢若此使
履煨眼有君父之心豈忍若此其欲即日擔舁昌德宮謝
過而未能此予不孝鄭履煨大靜縣永為庶人今夜倍道
押送掩置不奏中官韓聖奎永刊內侍府同任承傳色一

並罷職既有禁令則何敢不奏而捧入此亦履煨無據莫

甚捧納承旨李商芝海南投昇當日押送袖手傍觀當日

仕進承旨一並罷職都承旨趙榮進承旨金魯鎮李萬

又傳曰身為承宣曰以已愈呈告無日無之近日呈告捧

納承旨為先遞差都承旨尹得養諸儒臣牌招若違牌一並崩訟

投身此後允疏章平復間一切嚴飭

又傳曰鄭履煨疏令政院焚章承旨鄭尚淳除拜左承旨

尹東昇牌不進罷職代李潭除授

傳曰下教已久若是遲滯該堂罷職判義禁李昌壽都事汰去書

吏嚴刑一次羅將嚴刑二次承旨李基德遞差

傳曰中官無狀其不奏者韓聖奎吳命采金興燁並湖訟

投昇承旨李聖圭洪趾海除授謝恩

政院啓曰副校理李宅鎮病出李亨遠當入直而謂有身

病屢促而終不來依定式禁推依允

傳曰必欲挺身獨政之時有此叵測之事其時銓官沈履

之高城投昇沈履入鄭履煨王堂故

傳曰承旨鄭尚淳遞差李在協除授李潭牌招藥房請對

八侍 傳曰今番庭試違牌為公子為私乎已諭領相既

聞此命意其必胥命或陳劄而側聽屢日伴若不聞君臣

分義寒心違牌大臣並罷職左相金致仁判府事尹象度

傳曰任書洪相直只知黨人不知君父永刊仕版 傳曰
沈履之倍道押送又傳曰沈履之所為無據改定鏡城府
投昇

傳曰如此而勸元良讀書者其心無狀輔德李普觀甲山
投昇司書俞彥鎬鏡城投昇

前日李俞達辭於東宮以為
上候有聞東宮雖不能開讀
而有時拾見宮官講論文字上聞
而有未去之教二人引病出去

傳曰都承旨徐命膺及李海重除授皆謝恩 傳曰鄭尚
淳李聖圭許通徐命膺李善達金萃鎮除授此時承牌何
敢若此李在協為先罷職

傳曰俄使之倍道矣以三倍道舉行 傳曰宜端其本今

處分宜嚴此輩今乃覺悟不可一刻置諸殿中都承旨徐
命膺永刊仕版鄭存謙除授

領相洪彙百官啓曰今此鄭履燬之所犯豈不萬萬痛惋
豈不萬萬駭痛哉年前處分至嚴且重滿庭諸臣莫敢輕
議而履燬妄自陳列敢請疏釋無所忌憚極矣其不自畏
至矣臣等立 殿下之庭奉 殿下之命此等無嚴之類
固當深惡痛斥况今聖候方在靜攝之中若或一番煩惱
羣下萬公焦迫自經李海鎮以後臣僚尤當兢兢加慎而
彼敢挺身如此苟究其罪尤極絕痛海島為民猶不足懲
臣等駭惋之極相率齊陳請履燬亟加荐棘以盡君臣之

義荅曰望八其君不能起動近者無不少勝若有秉彛之心豈無因此向差之望而作此叵測無據之事此等無倫叵測之童置於公車其幾日而今乃勸為此舉乎若此而何顏陟降君臣之分從此掃矣將此心亦何顏於庭候哉所請雖晚依啓此外予無所荅矣

傳曰今日海東臣子如此予自為之八來諸臣一並驅逐

一人入來則守門將當以軍律

是日事出倉卒百官多來未不成班故有是教

傳曰今者每事三公何敢辭其責予雖英軟決不為苟且之君頃者試官其亦薄物細故處分諸大臣一並叙用當國大臣不能鷹鷂逐鳥雀領相洪鳳漢左相金相福右相

金致仁並罷職以謝國人 傳曰業已下教以卿為內局

提調即為入來傳諭于尹領府事謝恩尹東度尹初罷職今叙用如

此傳曰洪榮純李蕃達踏下代李福源洪述海承旨除授禁府都事柳光益鄭履煥荐棘事出去當直都事李星鎮海南投界

傳曰諸臣雖泄泄予不為不肖之君一刻忍時方寸百墜予當詣於私邸復過三日而回隨時舉行又 傳曰其欲雖作而不能運動駕今中止

傳曰李普觀俞彥鎬事過矣傳教及周 傳曰下教若何而果川地境昨日始過可駭莫甚此乃書吏羅將討食之

致押去都事柳光翼稷山投畀書吏刑一次羅將刑二次湖
汾定配禁都李應重鄭履煥押去代往

傳曰今番違牌寒心莫甚其無臣分違牌臺臣一並刊版
又教以無父無君大黨人履煥沈履之雖有擬入之失為
有親在依初教高城投畀中官投畀傳旨艾周

領左相削職

四月十八日以後十日兩相命復職無校卜皆出謝行公

傳曰再昨年熙政堂八侍日記持入

朴文純從享時諸臣八侍請自今不為編

論事傳曰熙政堂半夜執手執世孫手諸臣咸曰日後復若此為

亂臣賊子云而今日諸臣其曰忘此乎今番事一串貫來
豈敢以無禁令苟且彌縫他人雖勿論其時大臣焉敢違

乎前領相洪鳳漢左相金相福領府事尹東度並削職宜
有分揀金致仁其時在喪不入故復拜相職金致仁即謝
恩

傳曰家貧思賢妻國亂思良將思再昨年柳得養所奏今
聞其人遭故此諸不思其時之臣不趨霄壤得奏以微末
庶官知遇於其君今欲起擢待闕服加資調用樊一聳百

金鍾正投畀

時金鍾正自義州移拜同敦寧還朝上疏曰臣之再昨年
所叨恩資萬萬惶愧尋常知舊之間尚不可因被罪媒已
榮臣則於舅甥之間當其罪譴之日反陞超秩之恩未即

引遞有失處義邊邑之除義同徃役日昨承膺亦為承候
之計非以官職自居所叨之職又係宰列實職不可因仍
乞收資遞職云云

傳曰徃事只嘉其處義之當然何可彷彿於媒榮乎曾已
行公今忽如此處義即當何樣機關先示微兆也金鍾正
洪原投畀

科規復舊

上下特教凡科舉試講洗其節目一切革罷依壬辰年以
前庭試規行之領相洪鳳漢請曰庭試初試亦當革罷乎
上下詢左右相金相福金致仁對無異辭遂依舊去初試

試官相避之法亦革罷庭試依舊法設於春塘臺事定奪

百官庭啓

時上震怒左右相皆罷獨領相洪鳳漢以藥院提調入侍
傳曰今日此舉若逡巡此則知有履煨不知有君不叅之
人一並直捧嶺沿投畀傳旨

於是領相出而出庭請令百司來會乃率百官啓辭請履
煨梲棘承批此時事急遽百官多未及會二品以上不過
十數人又命未及來者皆驅出而政院遂急收百司舉案
入于內久未下政院別抄錄不進者老病宰相十餘人將
捧入竄旨翌日乃命寢前命

新錄

徐命膺甲山趙
曠三水投界

五月領相洪鳳漢啓請行新錄蒙允明日副學徐命膺違
牌下教屢百言促之至五牌不出乃改除趙曠亦不出大
憲鄭光忠舉掌令李之晦持平崔光壁入侍啓以命膺無
他情勢而靜攝之中一向違傲寒心請削黜 上特命甲
山遠竄又命趙曠三水投界兩人倍道押送今日內過畿
甸又教以命膺自私其子而不行錄其子浩修勿揀於新
錄遂開政以李潭為副學又除授李亨達應教與副教鄭
昌聖校理李在簡修撰李晉圭行新錄又教堂錄無遺漏
於是李猷慶李普觀朴相老徐有元尹一復鄭昌順洪景

顏趙琰尹弘烈李澤遂洪檢俞彥鎬李致中尹師國李得
一宋志淵金魯淳沈觀之宋載經尹養厚洪龍漢鄭象仁
鄭厚謙金尚黜金漢耆二十六人皆四點明日即行都堂
錄領相洪鳳漢左相金相福左叅贊李昌誼弘提黃景源
吏判鄭弘淳叅判洪樂性叅議李福源行錄就初錄拔尹
一復加取李鎮復李復祥二人尹及西李皆領洪八侍
昭議定鎮復宗室庶子
即日開政鄭厚謙金漢耆洪龍漢及李復祥李得一除校
撰不即出皆除文兼通館職趙琰八館職望以趙曠從弟
之故 即筆抹名既而特除命膺子浩修為玉堂命膺及
趙曠宥還琰亦蒙宥

鞠李廷燮

六月北人尹鵬舉以通禮隨駕詣昌德宮命除承旨臺臣任珉啓以鵬舉北人卑微不可為承旨請改正上命遞承旨而改正之啓猶在司諫李獻慶翌日入侍停啓其隣居士人李廷燮非之獻慶乃入而避啓曰追聞物議則尹雖已遞改正之啓不可遞停臣未免踈忽之失請遞依啓上仍命緘問物議言根對以無所聞但物議二字乃臺臣避辭例語故用之 傳曰白首暮年豈見欺於一獻慶更令緘問凡三問乃抵言李廷燮乃拿廷燮將親鞠大臣等諫上乃推鞠刑二次 傳曰獻慶不迅問意有在矣身為

臺官與帛布論難臺啓受指揮而引避一問再問欲為隱諱三問強對其欺多矣永為庶人放逐鄉里廷燮削名青衿錄永為庶人放逐鄉里道死

尹光禮島配

六月尹光禮疏曰上天默佑聖候康復連行展禮亟舉賀議臣民攢祝曷有其極向日臺臣之既停旋避固已煩錯而威怒荐加迫詰言根名以士者渠雖無狀半夜廷鞠聽聞驚惑竊恐有欠於貽燕之謨也顧今邦慶無疆凡在歸喜之道宜侈推賞之典而近者恩數浸廣濫資或繁名器輕而官方紊臣竊為聖朝惜之云云 荅身為布衣指揮

臺臣周之八刑造言亂言一人無焉且名除青衿錄者敢
曰以士眼無國也廷變雖無狀不捧招而直為刑訊予自
悔焉無一人匡救爾若陳章何不待此然營救庶人敢稱
士人且志喜之典非為予也亦非為臣雖然一朔之內賞
典聯翩事雖不獲已恐或太康猶尚慄悚今爾之疏無隱
之心予庸嘉之雖然為庶民謂士為先許遜

傳曰身為臺臣無狀庶人廷變敢稱以士宜施同律而不
足深非尹光禮永刊仕版於是新資人承旨李性遜朴師
海邊得讓李命俊尹得孟皆以特恩皆迸出獨有都承旨
李燮元又新資人黃海監司李潭安東府使金華鎮濟州

牧使安杓亦特恩將下直八闕因尹疏而迸出命皆遞職

以伸廉隅遂除他承旨五人皆入直既而次對八侍上
以光禮疏首句稱慶之詞但稱天佑而不稱祖宗乃下教
曰光禮二字不書臣節都虧頃者金時燦既以嚴處况光
禮乎特命黑山島定配諸承旨及海伯安東濟州一並仍
任促令赴任吏曹三堂上此時違牌並罷職

又傳曰李廷燮身為庶民焉敢處於南門咫尺之地令該
部今日內放逐鄉里司諫李勛不即承牌三水投畀猷納
洪檢機張投畀傳教舉行遲滯當直都事及該部都事並
拿囚判義禁罷職傳命稽滯宣傳官亦令兵曹決棍

是日前右相尹東度領相洪鳳漢入侍 上問光禮於尹
相幾寸乎領相對曰踰十寸而近代無顯官矣 上問東
度曰見此疏乎洪曰入藥房始見此疏大以為駭矣上連
下嚴教且曰自今宜慎擇臺官也諡官非矣洪曰世道奇
奇惟惟故如是矣

右相徐志修罷職

七月時禮判徐志修拜相於左相金致仁為內外兄弟金
引嫌免相徐為右相徐有民望皆喜其為相必能有以裕
民也屢召乃入首陳保畚聖躬慎辭氣喜怒中節又言收
用廉吏 上嘉納翌日命三公六卿入對議國事入侍諸

臣請以 上候平復設慶科不允右相曰如此大慶豈不
設科乎前此邦慶雖未若此亦設科何況今乎又言用廉
吏懲貪事又進曰今日特召臣等乃宋仁宗開天章閣召
范仲淹富弼故事也仲淹疏中第一乃杜僥倖也大抵近
來亦有僥倖之事矣又曰漢宣之治宗勝於文帝而人必
稱漢文者以其止輦受諫之道也伏願三思焉教曰右相有
與僥之望而初登筵席恐或言語之不審而有葛藤無事
而過心常欣矣今日所奏中今番庭試豈比前日不若此
者大不審察其若為大臣掩覆豈曰孝乎其心雖無他其
奏萬萬寒心右相罷職領相尹東度救之不允

毓祥宮動駕

八月時 上候平復廷議依先朝故事行進宴且九月十三日為誕日羣臣欲進賀禮曹草記請依例磨鍊不允領相洪鳳漢上疏右相金致仁啓請賀禮 答以不允原任大臣尹東度金相福徐志修禮判李思觀請對將入上教曰請賀雖臣分則然而朝鮮無原任惜哉尹東度等皆退伏闕門外待命久不報又不許進 於是都提調金致三提調李昌壽副提調尹得雨伏閣口傳凡六啓至夜三更始入對仍 下教三原任罷職又 教曰明日是甲戌日當往毓祥宮以伸情禮明日遂行仍留宿

又命時任大臣並免相藥院三提調玉堂兩司諸承旨一並遞差武臣三人為承旨

沈履之投畀

時修撰尹弘烈金尚黈特除尹違牌金在外 上命兩人三甲投畀政院啓曰違牌自有例勘在外人所或有未足深罪請還收教以不知望入其君但為慢蹇儒臣諸承旨並違職初命首唱承旨外補都承旨鄭存謙自當現告既而教曰都令方在藥院此必左承旨為此遂竄左承旨沈履之未幾放

柳知養

十月柳知養將上疏請釋黃寗彥鄭履煨政院不納其疏乃於八侍陳所懷言聖候平復大赦而兩臣皆未蒙宥宜釋之上曰其所處分即四十年調劑苦心也不思其兄熙政堂半夜以蔭官慷慨以奏之意初登筵席混同掩護不思其兄又何尊君良可異也柳乃避嫌請速上曰其不處分意惜身卵依啓柳既退上教以忘兄忘君欲為修飾其兄而發此也柳得養既命加資遂耻而不出領相洪鳳漢托言柳以蔭官科儒若升資則廢科可惜上曰然則準職可也遂免之堂上資至是知養將上疏其兄善養力止之不聽承旨俞漢蕭金龜柱等亦懼生事不納柳乃入侍微叢之自以為必得罰止遞差亦倖也

大訓改定

時藥房入診左相金致仁判府事徐志修入侍上曰年前徐德修伸寃即為貞聖后而然也今日即翼陵忌辰追思聖妃親屬即金龍澤在於大訓宜昭洗之金致仁曰此盛舉也贊歎無已且曰此外有四人乃與龍澤為同功一體之人並為處分何如上問于徐志修對曰此乃國人所稱者久矣更何疑乎玉堂鄭昌聖南恭齊等極言其可雪遂下傳教曰乙亥以後義理益明大訓句語不無厘正者金龍澤與紀吉喜重輩坐地異焉今問時原任大臣既

諭心腹大訓中句語付標以下依此洗補於是諸大臣等
看詳稟議改其句語去其逆案二字仍頒布之

洪相直疏斥黃景源

掌令洪相直疏曰大提學黃景源為人諂佞行已鄙屑年
前持平金養心以其掌試不公至請拔去文任之望及拜
文衡不少逡巡揚揚即出自同無故之人其人雖不足責
其官不可不惜亟宜改正 荅曰景源滌舊調用其文才
可惜故申飭行公二字之目 即改正
二字 其何迫切予則曰過
矣仍命解其本職

鍊戎臺舉動

十二月初禮曹以明歲正朝陳賀事取稟命停止大臣屢
請不允至是更請之不允下教幸彰義宮潛邸是日出御
都摠府訓將鄭汝稷兵曹正即吳鉉胄決棍領相尹東度
左右相金致仁金陽澤解其任幸潛邸 傳曰今日處分
為臣乎為君子義理團圓處分既定而些少苟且是何意
也今予來舊邸意蓋深焉三相待命承旨玉堂二品以上
請對藥房請進藥不允判府徐志修請對教以今將還其
止之明日乃還宮復拜三相皆入謝

初九日次對又命復幸舊邸領相尹東度曰聖壽彌高病
患平復宜有尊號臣等欲以大德必壽翌日乃瘳之意上

號矣備忘記三次受號其猶醜然請賀拒之有此千千萬萬以此彌縫此宣臣分其誠可嘆今日舉措萬萬寒心今予尊號是予鐵石今日入侍大官小官雖儻從豈忍為此惜乎朝廷金圈玉圈於予代羞陳賀猶固拒况此請字寔予之過海東輿僅諒予此心入侍大臣及承旨請對三司並罷職 傳曰大臣舉措寒心三大臣削職徐志修拜領相韓翼暮拜左相平壤監司金尚喆拜右相兵判朴相德拜平壤監司禮判李思觀拜兵判殷山守崔益男拜修撰初十日夜後自舊邸出彰義門御鍊戎臺至摠戎廳經夜是夜大風雪寒徐韓兩大臣請對不許百官及散班夜出

城從駕散處閭家明日還宮

校理李普觀上疏曰迂臣不能順德意固有罪而不動聲色而處之可矣小有激惱輒幸舊邸一幸已過而又復幸之又轉而幸鍊戎臺昏夜蒼猝車駕載戒道路未清炬不植列軍無行伍班無從官只以挾輦若干雙引路蒼黃出都門中外驚惶瞻駭惑此何舉措况聖候方在調攝頻觸寒威易致損節及其鍊戎臺則風雪添寒猝御不烟之埃不潔之室聖體受傷如何哉幸而虜輿過反而頻復之戎亦宜深念也

知事鄭亨復疏曰

殿下志存簡約雖應行之禮或慮豫

大輒加嚴斥曾前上疏疏啓屢出一例堅拒撓謙之德固
大矣今番大臣等之請惟當徐下處分罪之斥之一張備
忘記足矣乃反徑御舊邸轉出北門陰崖積雪經過一夜
臣宗慨然

猷納具庠亦上疏正言宋志淵亦上疏略言之

宋載經疏論崔益男

十二月正言宋載經疏曰中批除拜雖叶於人望已非美
事至於益男玉署之命不勝慨嘆此人自在常布行已鄙
悖受杖於官門見縛於娼家桂坊之官即有駁正之論則
公議之不泯於此可見而三司春坊通擬無碍已極屑名

器駁物情況經惺之職乎亟收新命春坊臺地亦令改正

也 答兩司春坊改正則過矣

崔時在殿
山任所

林鼎遠疏斥趙明鼎

持平林鼎遠上疏曰近來廉耻都喪禮判趙明鼎向來所
遭實難洗之羞交符道臣按簿論列非比臺閣一時風聞
則自靖之道當以僂人自處以謝公議而厭然自掩清官
顯職有除輒膺其在廉義寧有是理宜亟屏黜以示懲勵之典
答過矣避嫌處置出任

崔益男疏下

丁亥四十三年正月修撰崔益男疏曰臣孤根弱植不知諂

事巨室昨年八臺目見有托疾而不叅郊班者有兄弟而不相許養者有捨家學而絕舊好者故出於公正之憤而一言駁正之論未幾而相繼登庸臣既得罪數三巨室則承望者逞憾報讐臣亦自知此宣載經之所自辦哉載經後生焉知故事苟能記有於故判書徐必遠之事則必不忍論人若此也載經曾祖奎瀛為玉堂徐必遠論其不可云故也其云受杖於官門乃是談臣於布衣時遷葬臣父奉事瀛於先祖叅贊寬墓側起訟端終至罪治為親訟山雖死無悔至於見縛娼家莫非搆捏可付一笑噫致位隆顯一遭臺評卯養年火肆然修隙循嘿姑息固是台司之伎倆而韓室無主祀之

兜李潑抱告絕之書舉世皆知焉敢誣也苟使蓋臣之所

蘊結則不知將至於何境喉院之臣終致還却此路一開

人臣疾聲之呼無由仰達矣再呈不為呼望云故於是韓翼墓以左

相納命召出城外全致先罷職在江郊領相徐志修言其事遂命益

男刊板載經罷職左相遂入行公後十餘日猷納具庠上

疏攻益男言奸惡不可用請屏黜且數百言而亦不報乃

踏啓字解其職崔與具素相親乃作此疏人皆恠之其益

男疏政院終不捧未經覽云後十餘日命復入具疏批以宵小之目崔安不免刊板之

典為崔準備云

趙榮進疏論李聖謨

時吏叅徐命膺以除李聖謨為成川府使榮進以大憲上
疏曰聖謨自惠卽以來鄙瑣有善事之誦今其美邑非矣
此等之事宜其駁正而臣則不能此可見臣之病狀實難
行公云云 聖謨坐免徐命膺亦不得行公

趙旣出駁語而又為閃避若不駁者蓋畏聖謨也聖謨
諂事洪啟能因洪得除至是洪怒趙因已駁李乃發趙
之過惡目為蒼廐為其多髯色黑也

鄭厚謙永不叙用

修撰鄭厚謙上疏請弛酒禁太廟用酒如法又言宋明欽
洪啟能金亮行及因此被罪言官並放釋又言刑判沈鋪

本以無識之人兼以廢鄙之性蒙擢至此固宜惶感自戢
而專以濟私肥己為務此類不可兩銓度支之擬宜并改
正 荅曰旣受面飭焉敢若此沈鋪事必叅涉如此然後
為名官乎萬萬意外此疏還給鄭厚謙永不叙用

入直玉堂金尚集徐有良上劄抹鄭曰鄭厚謙之此言非
但臣等所欲言卽國人之所共欲言 荅曰所奏於何而
為今臣子焉敢閑咏禁酒一節卽慈聖深喜之慈聖之心
如此卽陟降之心爾等亦為大祝祝文內醴酒一節亦不
知乎無識甚矣

教曰此類勸小兒而為此若是和應此不嚴處何君君臣

臣并刊侍從案仍命勿進藥勿問安
於是藥院及領右相請對不許明日始許入對兩儒臣刊
版事置之

太廟用酒

時自丙戌正月禁酒太廟用醴私家初不用醴其後私家
禁用醴又禁買麴為醴遂用玄酒而小民貧家犯禁飲酒
買賣不絕多致富者五部吏隸及捕卒等因禁酒納賂致
富自梟示命下吏不忍納犯者其酒恣行無忌自上年以
來公私買賣甚至於市道上公然挈榼而行莫可禁止至
是鄭厚謙上疏乃命領左相徐志修韓翼謩奉帝提調鄭

弘淳及玉堂持周禮春官八侍 傳曰乙亥以後禁酒太
室用醴意實在於宗國昨年松節茶意雖在重深切悚然
予今行步誠陟降所賜若此而用醴太室此不肖也昨日
戶庭行步益勝如此而不復古禮於 太廟此不孝也先
命太常預備古禮來月初吉告 廟社復古事分付禮曹
於是 太廟始用酒其民間禁酒如舊

山林解罰

傳曰三人宋明欽金亮
行洪啓能所為雖無謂儒林庶民三百年所
無之事扶植士林即我朝傳授之法特寢為庶人之命以
示為後昆之意今則本事帖然三儒臣下教置之集金尚明

日又教曰其名係奏殿者不可輕議故令政院考奏而特入雖不舉名於奏殿申曝則不過按名抄選三人既為庶人輕重倒置依昨日下教頒布於是執義李鎮恒上疏謂三人既放釋則以三人事得罪者並釋之

傳曰於望八其君若是放恣極為駭然李鎮恒刊版捧章承旨罷職是夜承旨洪良漢任琰覆逆請還叔不允遞差承旨趙德成請對不允刊版李鎮恒侍從素付籤明日又命免為庶人又教曰李鎮恒豈止此乎昨日朝參欲為處分十分參酌承宣覆逆可謂多事趙德成亦涉放恣幾年苦心奏殿之後必欲爭勝曰有臣分乎昨日免為庶人

命爻周

士庶祭用酒

傳曰人子之道士庶貴賤奚異雖許醴酒懼於麩子至用蜜水薑茶以此觀之祭用三層王公用清酒士庶用蜜水庶民用玄酒是豈無貴賤一也之意哉亦豈絜矩之道哉其自冷節令士庶許用祭酒勿論王公匹庶為上而宴為親敵壽者皆許醴酒身為士夫非祭而飲者勿許清顯士夫以下勿齒人類雖小釀為人子豈非祭而多釀之類切勿徵贖依法嚴懲街上使酒市場相鬪之類嚴刑一次再犯者加刑一次有多釀而飲治有使酒而不遵此令此當

該有司之臣欺君也此後古酒房若請復古者此可謂萬世小人也勿論京外清酒後造紅白露者施以終身投諸海濱之律此非強竊其治有法此後凡諸禁令一付法司

親耕蠶

初命行親耕蚕而親耕上已於己未甲申再行之親蠶則惟中廟朝一行其後未行命史官往江都考實錄以來禮判申晦草儀註蓋用實錄及文獻通考雜就之二月二十六日幸東壇親耕三月十日行親蠶王妃及惠嬪世孫嬪及嬪官翁主後宮皆從依中宗故事就景福宮筭蠶壇種桑木設幕次其費用四萬餘兩戶判趙雲達主之是日

上詣宮壇觀採桑禮百官陳賀夜還室觀者傾城儒生納舉業為赴舉計太學諸生進箋其頌教文御製以下禮房承旨俞漢蕭

諸謫放釋

三月親耕蠶文科設行副修撰鄭厚謙上疏曰臣與鄭履煥所言實同而鄭則配囚海島不見天日久矣臣則猥忝名宦獨可影纓揚揚行公乎疏入無批踏啓字以下明日親臨達明門試射命書傳教柳慙徐迥修鄭履煥黃寂彥及李海鎮尹光禮李猷慶等凡被配庶人并解送

柳知養疏論鄭厚謙

正言柳知養上疏曰奉三無私孔子之言童子備官敬姜
所戒鄭厚謙年未弱冠猥登科第既犯先儒一不幸之戒
而曾未幾何直通春坊通歷清要臣未知厚謙有何才識
而如此乎官爵名器安得以厚謙而輕與之哉然而無一
人言之乃反承順不暇此非臣私惡於厚謙也稍待其年
長業就而随才用之無所不可而官既太濫名亦太盛公
無抑倖之義私無戒盈之心臣竊惜之且厚謙雖以三司
為名亦非渠干預朝政之時而向者 太廟用醴祀典未
復三儒被譴文教漸衰前後諸臣以言獲罪多矣獨用厚
謙一疏而允之臣固知 殿下奉先之誠而恐 殿下之

視大臣三司反不如戚里一小臣也云云

疏八 上教曰其兄得養則以蔭官慷慨進言此則不然
其兄為柳下惠云云仍命遷給其疏而適其職

明日駕詣毓祥宮歷入景福宮勤政殿舊址伏地口奏頌
相徐志修左相韓翼暮右相金尚喆持上體而號泣搥背
不任罔措曰柳疏誠妄矣恐傷 玉體也 上以為大官
不請柳罪而徐則不為泣諫但笑語相雜而為之並罷職
乃命玉堂尹師國洪穉特除掌令執義尹師國入而傳啓
不發柳啓命配大靜洪穉前一日威補鄭厚謙才器可用
至是乃發啓曰向來處分出於大正而柳知養敢陳狂妄

之疏請遠竄 上曰柳知養自有當律永刊仕版不齒措
紳洪檇以擬律太輕引避 上曰為臣子若思勤政殿舉
措必欲鑽地而入而况目覩者乎無嚴莫甚巨濟投畀遂
轉詣毓祥宮夜深還宮尹師國改配海南洪檇分揀韓翼
暮金相福復拜相職以金致仁為領相徐志修則以前請
雪尹光天尹九淵事削職仍命不進湯劑世孫再上疏請
之乃許之

明日又出幸典設司伏地口奏移時日暮還入

是日為皇
明忌日口

奏

鄭亨復疏陳勉

奉朝賀鄭亨復疏曰 宗廟酒乃出聖孝今柳知養不能
仰認聖意所在其言妄耳罪之無不可而勒基臣而發啓
事闕後弊宜節怒加涵養之功也疏入無批還給

徐志修削職

上既解諸謫命秋曹堂上持文素更加疏釋徐領相志修
入侍言大訓既已較正尹光天本以大訓事得罪身死宜
復其官酒禁既已施之尹九淵宜伸寃上無發落至是徐
既罷職其明日 傳曰光天事今日所覽日記其事酌處
可謂寬典大訓雖較正大訓自大訓光天自光天何敢提
論於今日乎禁酒之時尹九淵放恣釀酒既捉其贓渠亦

直招何敢肆然補寃乎徐削職刑判南恭齊以秋堂入侍肆然分疏亦涉駭然亦削職又傳曰柳知養即不過一小人滿腔猜心自露其態不足為道而至恨在心者為私意而復酒也其君俯伏草中至叩頭謝心之事使子弟當之則其心若何而左右輔相一則垂涕一則慷慨而元輔則雍容暇豫笑語雜之尹九淵敢請伸寃尹光天敢請復官若此則其當請雪趙微李得中其能國能國君能君乎昨日處分焉可已乎徐遂屏出城外

尹鳳九疏為師申辨

時申暎事出後御製裕昆錄論山林事蓋言家禮源流時

中外䟽章紛至先朝病患中疫於酬應以至病患添加云云且曰丁亥温幸時權文純尚夏受列邑饋問又諸臣入對則請留出而見權公則使之速去也至是前司直尹鳳九上䟽為師申卞云裕昆錄有曰顏子陋巷宣受饋遺又曰請招勸行予見於温泉云云然臣師之往温宮適在行旅親舊之在近邑送助客厨雖或有之不過壺酒之屬則饋之有辭何可却之耶且先師入侍行宮其時子病將死不得已留䟽徑歸此所以不能隨駕上京是豈因人勸沮有所前却耶設今有人入而請招出而勸行即其人自不誠耳闕先師何事哉䟽入屢日不報三

月七日命承旨李徽之入侍讀其疏問裕昆錄何書也曰
甲申年御製也命持入搜之館閣皆不得上問承旨於何
見之曰臣見於大臣金陽澤家矣命持入陽澤言家無此
書遂不得 上曰尹年幾何曰八十五矣為師申卞宜賜
優批矣 上下嚴教傳曰錄中一事則尹亦不得掩諱一
事則其文所言非指其師也既慨然於其時儒臣而言
前請留 則今何敢替卞若此乎予當嚴處而聞甚衰昏此
之人 章決非自辦者其章下送尹在 又命李徽之承旨罷職營
故尹 又下教尹疏不得頒布

市虎

欺天自知難免呈辭見罷其兄弟不可置之今有司嚴治
可也荅曰予過予豈不知究其本一躁字而然所陳可謂
暮年藥石既過之事雖不能追未來之事豈不猛省李鎮
復事可謂玉成其人而句語無乃野俗乎今姑二字曾未
見者何可狃行於今日沈翼雲事於渠可謂曲護而行與
不行惟在其人噫此人非為其人而有此舉謂為都 李明
尉奉祀 吾事道臣既查則似非風聞八仙之稱通引之歌非其正
不可以聞為爾惜之李章吾其人豈忍為此今姑刊版

洪九瑞疏陳勉

持平洪九瑞上疏曰 殿下盡堯舜之道躬曾閔之行雖

其如在之誠而至有口奏之舉小有不概於聖心不憚頻數而輒以仰奏瀆于祭祀古人猶戒其不欽 殿下此舉豈不為煩屑之歸乎一經口奏之後 殿下雖知其過而難於改之羣臣雖欲匡救而不敢開口言路壅閉臣竊憂問唐虞三代未有此禮而 殿下創而行之恐 殿下過於孝非貽世之謨也 荅曰世道日下人心日乖欲顛而高高欲諭而邈邈豈予樂為所陳是也可不猛省焉

李命勲疏劾李潑元仁孫

五月正言李命勲疏曰江華留守李潑生長富家素無知識貪欲內熾陋穢外顯及登科第驟躋宰列銓衡參佐廟

四月虎入西門外噬傷四人衆遂之乃入於人家廳板底禁衛軍一人銃殺之敵於闕下

李宗榮疏劾李鎮復李章吾兄弟

正言李宗榮疏曰目今旱災自昨年七月至今十朔終不
大霈 殿下邇來政令欠和威怒震疊動駕不時軍兵顛
倒却藥觸寒處分嚴急爵賞不慎柳知養之疏後舉朝焦
遑夫向來山林處分實三百年所無之事若早悔悟何必
有鄭厚謙亦何有柳知養乎宜更下悔悟之意更招儒賢
而用之又曰徐志修以尹九淵事至被譴削而非進退大
臣之禮又曰宜開言路受諫爭又曰李鎮復雖璿亦近族

年則童穉學則鹵莽數行疏劄不能自製經幄之任決不堪當宜今姑改正又曰臺閣侍從如有庇累不可冒居沈翼雲才學非不補而不能無故則論人之職在渠不安名器難玷公議宜循改正可也又曰平安兵使李章吾兄弟貪淫蔑法章吾十年禁營專事肥己一洞左右殆半其筭近郊東西本營鑄錢外邑屯穀半歸私橐諸道軍布責捧純錢撥買麤穀攘取餘利其在西閩狂悖之舉一營嗷嗷列邑惴惴明吾六載興德補以酒禁挺囚收賂而放之八仙女之說即通引虛作之歌謂以淫女密通搜索受賂許頃道臣庸問論責無官查狀可考而策筮勸農之對為先

謨與聞固已駭物情而辱名器而曾按海西醜謗藉藉巡路民牒不能自題馱來營中貽笑觀瞻方任江都惟事貪饕有難枚舉而伐取碑石多至五十餘坐用選武軍官磨礮唾罵載路身為宰臣不體聖上恤軍民之意恣行無忌全羅監司元仁孫為人傾邪持身卑賤暗地營為不出病官害人稠坐分疏輒以醜說自盟服飾舉止全沒士夫模樣精神意態惟在清官羨職飄忽輕佻望之不似街市市童亦皆嗤笑籌堂有司王署長席何嘗一毫彷彿而左右兜攬惟意所欲其在銓曹一政一望不能自主前瞻後顧隨處撓奪及叩雄藩暗劣畢露自知威望之不能彈壓專

事沽譽而釣名到營之初留庫錢木無端發貸於營屬府
庫幾乎蕩然如此不似之類亦嘗冒玷宰列貽害民國宜
加譴斥而改正使朝著清明官方不紊焉疏入嚴教命勲
刊去侍從之棗仍命拔去屬籍於宗室譜中尋命入侍親
問教以其對語有悔悟之意還收屬籍拔去之命元李皆
上疏亂既許之又引見命勲之叔海運君下前教海運出
其家乃杖命勲

北青布貢

傳曰非為貢也其惜國體北青內奴婢貢布即衣櫥需而
三百年廣布而今年盱捧不特鹿布此望八初見府使急

慢先施不叙之典令該府處之掌令申五清上疏曰聖意
雖不在於布而此教一布遠方愚民乃曰布麤而然也臣
竊惜之亟收傳教以光聖德 答曰草衣草食之教五十
前既諭今况望八之年乎况昨年以來身不着帛袴其代
用常綿布以此心何責細布乎雖然三百年所貢者非為
布也為國體也而姜始顯申飭之命北青反為請寢此何
分義五清罷職始顯拿問遂遣玉堂洪景顏往北青廉問
邑事御史回啓不治之狀教以莫重衣櫥不為照檢付之
猾吏又無名之錢恣意勒捧始顯命拿問

受麥受繭

上既耕蠶五月二十二日教承旨成天柱因事引周禮言古者親耕穀熟後王后取而藏其種於內至明年春種時獻于王以備種又繭成王后親受而藏之上喜而從之乃命有司成議註補錄於續五禮儀中禮判李昌壽及致仕洪啓禧同仍親臨受麥陳賀都承旨及禮判頒賞然周禮之記註疏等文但言耕籍所受藏於禦廩每當祭祀納于宮中春米為祭物而已無納于宮中為耒春播種之文又王后獻種耕籍而又無受籍田之穀以為種之文又親蠶後亦無藏種之文而啓禧等作儀註乃曰籍田官刈麥獻于上則上御殿以受之仍送入于內上因入內同王后坐而受

藏之然此儀不見于禮恐其別有所據於通典大明集禮等書而為此儀也或問於洪則洪荅以無所考據且以意斟酌為之云人謂其無據妄作以應旨云

任觀周大靜荐棘

六月正言任觀周上疏曰即今言路閉塞少有言則必被譴去而家叙則又不儉擬依前柵塞且有入臺而欲有所言者則大臣重宰必陰沮而恐喝之云云其以言獲罪諸臣一并進用以恢來諫之路又曰年前御製裕昆錄歷叙亂逆之由而至曰其本即斯文也其害甚於洪水猛獸然程朱之道學有川洛之黨未聞以此致亂云云今此錄

中字句之過中者特為厘正以幸斯文以光聖德又曰近來廉防大壞只知貪榮不知廉耻為何物輔相體重君上有過不思匡救頃日以水原府使薦望之不即舉行至有備邊即決棍之命則大臣固當引義自列而一劄塞責抗顏冒出日昨又以進宴事仰請云今此進宴雖是應行之典當此悶旱之時不請祈雨先請進宴不勝慨然又李命勲之入侍也亂教非常非優諫之道也又曰專對之任不輕而不當出來之苗像至達於送中事極無嚴三使臣一並罷職使臣入侍進獻胡皇畫像上使宗室副使尹得養書狀李亨達都承旨宋瑩中以軍都目之說輕侮多士宜

謹罷是月初諸生進講宋催促館吏令書進諸生舉業有軍都目之說諸生聞而捲堂宋上書自下曰其一下吏不即書納舉案故招致督責曰汝行書吏之役如軍都目之類亦未曾書之耶何可不能書耶此乃責下吏之言非涉於儒生也 上命諸生勸入宋遞職以謝之仍移授兵參宋乃出行前吏判尹汲之昔年都政大僚送斥昨冬復除其所冒出舉世唾罵都目親政之時上教以館薦道臣薦御史薦檢擬為教對以元無然此三薦在於曹中積成券軸而白首殘年咫尺欺君放恣無嚴莫此為甚其所甄復及初仕非坊姻則近族腴邑豐郵皆平日善事者之類及

松都富人中路多錢者盡為差送醜言狼藉宜亟改正吏判申晦前任西藩溺於貪淫營儲蕩然不可收拾及四見職已多濟私以凶逆東夏之壻肆然備擬於齋即亟施譴削長寧殿叅奉李潤臣即東夏壻汰去李明運為濟牧時專事剝割當被烹阿之典充軍未幾而放釋銓官兵判李昌誼遽擬於摠管亦宜譴罷明運禁錮其身尹泰淵驕妄貪贓宜特拔去將望軍門回示非大犯軍律不可輕施而訓將鄭汝稷摠戎使具善行以行伍間失措至施此罰何以抗顏於戎壇乎此後深留聖意焉云云

是日三相金致仁韓翼暮金相詰率禮判李昌壽請對復

請進宴既而䟽入三相皆納符出城命承旨留門出謝令即入未任觀周命配大靜其明日大臣等入城前相徐志修金陽澤亦叅進宴之議故各上䟽引嫌十二日教以任觀周䟽中雖是應行之典云云之文此句為無臣節更命荐棘其時掌令李台昇八侍不請罪任為非命削職不言臺臣並削職

諸臣對卞

時三相對䟽引咎乞免申晦䟽以為官爵傳掌有教雖欲染指其勢難得又曰趙東夏之壻非臣始擬且此等之人世多有之而無碍於仕路奚獨此人之根乎又曰臣雖疫

劣豈可與如此臺臣相校乎尹汲疏曰臣年宜退而不退
聲罪之章出於大政執筆之即極意譎幻專事危險若有
積怨深怒愈久愈深者然何其甚也嗚呼詰適增羞辱
臣雖美詬豈忍為此書狀官李亨遠疏曰臣與僚侪適見
其本於留官之時驚恠而麾去使勿小留及其還渡江始
聞其入於行中而亦無及矣人言之來何可自下上副使
亦陳疏而不能自下宋瑩中亦陳疏不能自下仍自免職
上於諸疏皆擾批凡此諸疏皆不能自下或自附於長者
而歛嘿以自欺申晦繼自下而不能成說李亨
達果如其言何為而持納上前乎此亦不成說

李澤微疏劾鄭弘淳

掌令李澤微疏曰戶判鄭弘淳為人狼毒行身鄙瑣平生
伎倆不過阿附鎖棘晝宵營度惟在背公濟私曾任西藩
專事肥己醜謗喧騰及居銓地前後羞擬九十多私好及
大半釁累廢枳之人縱恣無忌宜刊去銓望仍施譴削疏
入以傾軋下嚴教刊其臺望遂遞弘淳對疏亦不能自下
但漫漶而已

李昌壽罷職

是年正月金亮行洪啓能宋明欽既解庶人之罰其後吏
叅趙曠欲注擬三人於政望而不敢執行乃請領相金致
仁送稟之上不許而嚴教之趙亦罷職六月中李昌壽為

吏判是時李拜吏判當任觀周䟽後不肯出仕屢度催勉
而後乃出謝至是時行都政上劄子請三儒臣注擬又答
曰免為庶人意亦有在本事若何而視若常人事體不然
二叶傳曰覽其劄若非立功自效則欲免於其鋒舉措恒
恟且崔再與亦是拔選被削免今何抑此扶彼謂不請崔
以此觀之非感君言而承命實因此機而為自身之計也
重臣陳劄古雖有之子幼時只見故相金字杭禮判時矣
今此經綸為世而然乎為己而然乎可謂放恣李亟施罷
職不叙之典南恭齊吏判除授

三相復除

特除三相全致仁韓翼命承旨傳諭令視事三相皆引避
以為遭彈未幾復除前職不可輕出上速促之不應命乃
不為藥院入軫致仁時帶藥院提調乃待命上命勿待命
仍下教將出御興化門以謝三相令即入時刻於是三相
皆待命 闕下仍入謝因叅次對 上又命藥院輪直又
命既輪直何不為朝廷問安於是二品以上皆問安其不
叅者命政院察啓又下教即日行 太廟秋展謁時日方
熱且欲雨 上候靜攝於是諸大臣藥院玉堂政院皆請
對止之

李奎締黑山島荐棘

七月正言李奎緯疏曰一世之諱言極矣雖忠謹之士亦且怵於嶺海籤錮不敢發言何幸聖心斡旋其答臺臣之批有曰予之規矩異於前又曰予過予豈不知又曰既往之事雖不能追未來之事足可猛省人皆返頭想望至治日昨一二言臣之處分又復如前摧剝無餘伏願即下恩宥益勉虛受也臺啓停發人主不宜與焉奈何向來督促臺省請罪言者遂令臺體墜盡 殿下明主保無他憂千百代後安知每如 殿下之聖明乎此路一開後來引而為例驅使臺臣無所不有則國將奈何且 殿下每於言者有所觸忤則強覓不當之句輒藉所重而聲罪以制羣下

是以文網日密忌諱多門人不得措手亦宜痛改焉今日急務莫如輔養東宮宜復兩選之舊規無所間斷也天地之道只一誠字 殿下躬不能察過治不能後志喜怒觸激雷霆旋發幽獨之中私意未盡祛誠字之工猶未盡盡自勉哉古之士大夫所卜明者義理今之士大夫以利字代理者仇讐可忘而利則趨之親莫切於父兄而恩讎可背而忘則其如以義相合者當如何也李亨遠之匿祖惡而款仇家亨遠祖弘述死於王黃徽亨遠討薦國鄭昌順於玉堂錄鄭之父亮並即登壬寅討逆科李昌壽之紆凡臂而奪文任乙酉昌壽通弘學其時其兄昌誼有議通之說而不能得天賦秉彛豈獨盡於此輩哉

只為利欲汨亂喪其本心二人者不屏四裔容置人類則後君遺親之徒將接迹而起請自今羣下之有世讐者勿令強容於僚寀之間凡傷風俗壞廉耻者斷然斥絕焉殿下躬儉至矣而國用日竭何也貪風盛故也古之宰相外屋過五六楹則謂之侈為外任者不敢求田問舍今則無論文蔭武一經腴地則不但宏構疊榭良田美土又平分其貨以事權貴於是宰相之富十倍於自為者矣殿下未知此狀臣謂凡屋舍田園之過制者依法典重繩之居腴任占田宅者一以贓律從事以救生民之急殿下亦於賞典之際一切減省以紓國用 殿下方御壽

域優老之典迥出於古然優之而已未當用也年至六十貌有皓髮則上以無能視之下以廢棄自處廊廟之上皆是黑頭宰相是以澆薄燥浮喜事覆餗皆由乎是亦願留念焉往年羣儒罹罪士林喪氣而聖心旋回罪名雖解廢棄如舊向者銓劄李昌壽疏誠是意外群儒既宥則在銓者自當循例檢擿若復靳許則徐為陳請可矣不此之為突兀陳劄於積事擿推之餘隱若近日臺章皆由於山林為銓官者牽制被迫不得不為之一請者然噫噫真職不知何人而濕衣移着諸儒安得免英惑之誅哉且古之儒者朝廷禮之搢紳尊之章甫仰之國有大論必諮而決之君子

有所恃小人有所忌今之儒者一坳反是 殿下不此之慮反疑其主張時論豈不寃乎官職去未何關於林下而怒銓堂之不檢乃嗾臺臣而擊去哉 殿下於數三儒臣疑怒滋甚廢棄如此叔司之律至及淵源夫亂逆之作何與於斯文而乃以激成禍亂歸之於先正而伸暴之章九既出於為師何犯於邦憲而不賜一字之批臺署之臣孰視而不言出納之地拱手而唯唯此國朝之所未有千載之下謂 殿下抑道學豈不為聖德之累耶願於絲綸之斥及斯文者並賜還叔以光聖德謂格昆錄文 孔子萬世之尊百王之師若有一言不敬者罪同悖逆法在同赦向年

措紳之聯劄也

甲申中曠時

右議政金尚喆於諸宰之座曰上怒

如此雖孔子請罪之疏為之之外無可奈何云言之絕悖至於此極其侵侮聖人慢忽乘輿之罪不可置之金亟為遠竄勿齒襟紳清州淫獄牧使李益炫不究而撲殺御史徐命善暗行時廡得實狀構成啓本而出道之後乃變其說不可不更查也但益炫自決是獄傾一州之力締結中外傳言狼藉宜擇剛正之人行查焉 疏入命奎緯入侍仍命黑山島栴棘尚喆走出城外納命召初奎緯入侍上問言根對以李瀕於臣為六寸親為臣言昌壽及右相事而昌壽則瀕為諫長時嘗欲疏論的實矣命李瀕拿問

捧口招瀕招以為兩事元無酬酢之事皆孟浪也 傳曰
李亨達之事此非所敢言者而下問匿祖惡之本以具庠
鄭昌聖兄弟為證萬萬無狀此黨心李昌壽終兄之說無
倫特甚辱其冢而使其兄感惕此習古亦無聞且傾軋大
臣雖或有之一臺臣請竄卽三百年所無之事甘心舊習
傾軋朝廷眼無君眼無國若是放恣其章卽為給之勿為
謗播

傳曰李瀕口招李奎締白地援引無君無倫李瀕放送問
於李瀕本事若是孟浪於卿何有卽為偕來事傳諭右相
傳曰事闕裕昆錄尹鳳九以老昏非其辦得故不問而渠

若有秉彛之心拱手唯唯之說何敢萌於心而形諸言乎分
義墜而無倫其令倍道因夜押送

金李疏下

右相金尚喆疏曰臣之忽地遭羅誡一萬萬竒恠而人之
論臣罪狀於四年之後者一則侵侮聖門也一則慢忽秉
輿也言之虛妄雖不足卞為人而得罪於先聖為臣而得
罪於君父負此罪名將無自立於天地之間惟我聖上赫赫
在上問之言者之不足終與言者舉其名者而問之情狀
畢露昭釋無餘雖使臣自為之謀無以加此若其不可
進萬不可進者惟相啣是耳刊臣職秩勘臣罪名以快人

言云云 荅茲事落空宜其勿嫌而偕入也

金尚喆又上疏曰措紳疏時臣為受措紳名帖出坐籌司時夜已闌孤燈焯焯未知稠坐者何許諸宰與之唱言耶今以無忝証無執跡之言忽地誣人况其時只請叔還不敢承之聖教謂學号親稱事初無論人請罪之事則似此悖慢之語臣何敢無端發諸口哉且奎緯遙奏云聞於多人不獨瀕一人今則瀕既虛罔如此不知多人之中別有公証者否云云疏八始許遞職

禮判李昌誼疏曰奎緯叵測之言於臣身則顯辱之於臣身則陰持之並驅於傷倫之科白地做出以蟻一門發絨言者固不敢請主通銓官俱在焉敢誣也亟降明旨以雪罔極之誣云云時館學諸生將上疏討金尚喆言辭悖慢之罪於是朝臣恐其生事奔走止之遂不果上疏

順悌君殺獄

宗室順悌君焯以橫虐補以私事打殺一常漢沈其尸於井中其妻呈狀劾官檢尸以溺井自殺為文大臣聞其狀白於透中於是刑曹草記覆檢乃以打殺為文命焯拿問焯自下以為其人以事招致置於家中忽於夜亡去其明日因洞人汲水者乃知自投於井非渠自殺也 上嚴教以焯為欺君而不直陳無狀特以八議免當律不償命南

海縣遠竄

山陰人妖

山陰私婢終丹者生七歲忽生子縣監李浦報于監司金應淳曰終丹以辛巳生至于今年丁亥六月生子其女初生一歲月經水生二歲生陰毛今方七歲無人道而懷胎其身日就月長以針尺量之恰為二尺五寸自官親往查詰則其女言語未瑩生恟失溺號泣而就其母其生兒則形容無異於凡兒云金乃狀聞閏月十日入啓 上聞而驚且憂慮教以此乃恠事其兒若非終為名將相必為甄萱符堅之流左相韓翼謩請欲除去乎 上曰不可豈可

逆天理而為此乎乃遣御史具庠暗行探問其明日又傳曰終丹之雛非禽非獸亦人也亦非邪生此亦海東一初生赤子也以此為恠必除乃已世間殘忍豈有若此以此下諭嶺伯閏月二十八日具庠還啓曰臣暗行探問後仍與本官李浦及丹城縣監趙鎮捉致終丹之兄二丹及其父母則二丹招內丹城監高宋之明者年三十三常往來寄宿上年秋乘家中無人與終丹交好生子於是終丹及宋沃父子皆捉來并納直招如前終丹則果七歲而已如十二三歲風成之兒云於是 傳曰御史復命交好之人不杖自服與予所料相合但日就月長之說此論於終

丹而無識面任雖為此言讀書士夫豈謗其言報營門縣
監李滿刊板又曰安陰山陰接界頃有希亮今有潘婦縣
名不可不較正安陰以安義山陰以山清改之以李復永
為山清縣監即日發送

趙昌達疏論徐命膺

持平趙昌達疏曰世道漸下百恠層生措紳之間彈劾相
緇位著殆空氣像愁痛物情疑懼排布所在非銓衡必文
任也前叅判徐命膺本以狼悞之性兼有回邪之行喜事
自用舞奸自銜始則沮戲措疏見棄名義終則諂附士類
圖占清宦跡其行已千億化身以至都憲獨通之秘書發

詰於政席之酬酢而獨不自愧昂然自大文衡極選百計
鑽刺而濫通銓任重柄又欲一蹴而驟升其龕悖之笏論
輕淺之子修奔走締附又以清選唱人召募逐利之徒粧
出搜面之鋒睚眦者必擊之捱逼者必擠之文垣銓地必
欲專占且其前後叅銓惟知濟私才經泮試厚抬物議命
膺銓望及文衡之望先行刊削仍治其壞亂之罪斷不可
已也疏八嚴教罷職

八月命膺子浩修為玉堂上疏攻趙榮進為海伯貪饕鄙
悖其父為其代知其狀及為銓叅塞其經遂提調之望昌
遠恨而為此疏也亦批罷之

李時中永為庶人

十月前揚州牧使李時中有一郊亭在揚州鹿川自其祖故相濡始有之是時時中居其母憂其廣州故叅判朴弼均之孫喜源葬其母於亭後時中遣其子承旨商芝及商葉禁葬朴喜源呈狀畿營久不得決乃上言以為初買葬地李亭後而與李亭相去遠隔數岡過千步地而李乃伐喪又納穢物于壙中又聚軍鳴囉而守之不得已權厝於近處而將擊錚則兵曹即拒不納以至是云云李商芝代其父疏卞

是日 上教曰一則護舍一則為親輕重判異遂臨門招

朴喜源李商芝親問商芝病甚不得出時中代入上問以伐喪納穢時中不服乃以灰水雜惡土納之遂杖十九以服上又問亭下有田幾許對以不知上謂其詐更問之乃對曰有數石種地遂命永為庶人徐命臣以兵叅不捧擊錚特配海南

趙琰逐出江外

十一月傳曰有追慕萬倍者當詣舊邸遂幸彰義宮下備忘今年追慕此心一倍諸臣明年皆曰稱慶予心若此諸臣若此將何禦之明年聖壽為七十五過於太祖一歲特諸臣將以此告廟稱賀上久不詳特來所賜之筭少伸此忱噫昌德廣迺樓必是澄省樓嗚呼

重光^{巳年}雖八歲未能成禮故其年歲祭殿况戊子諱年

乎^{遼太祖昇}今禮官戊子一年依重光^{年巳}歲祭云云又

教曰待明當往北漢政院知悉又曰人君下教何敢不頒
布乎標信不受於古所無當該承旨拿入湯劑不進

於是藥院政院玉堂領右相請對乃寢北漢之命仍進湯
劑當夜還宮時原任大臣皆入侍承旨拿入事還寢

校理趙瑗上疏曰日前 殿下有非常之過舉噫我

殿下寶筭彌高大德彌彰今日諸臣其欲稱慶者情理固
然 殿下孝切追慕不欲勉從搗嫌之德孰不欽仰然諸
臣以誠而請之 殿下以誠而止之當請而請可止而止

情意交孚則此豈非和平之氣像而今也不然下揣其上
上疑其下認無為有隨事致激終至移蹕於舊邸徹宵於
行殿而北漢臨行之教承宣拿入之命皆出於激惱其為
聖德之累顧不大歟且 殿下每當過舉輒有中批非一
非再若此不已則要寵媒榮之輩安知無希覬之心而幸
殿下之過舉乎伏願 殿下深加難慎以重官方云云疏
入嚴批刊板還給其章

是時都承旨蔡濟恭以微事升嘉義舍人李在簡升承旨
趙瑗疏後皆引嫌不出命遞職俾伸廉隅

答藥院曰再昨日事由予不孝讀書士子佯若不知謂予

開媒榮冒進之道此亦不孝達切湯置之又 教曰噫彼
嶺伯趙噉難兄難弟七十州若用固執其弊難勝趙噉
差李激嶺伯除授當日辭朝趙瑗逐出江外

又教曰其君不孝其臣何無狀今番之教視若尋常今日
諸臣何無鷹鷂乎奚特無禮於君亦無禮於國初矣藥院
請入診不許進湯劑不許四啓不允

又教曰明年何年諸臣曰慶予心一倍彼趙瑗無一章半
句及此為今日臣子誦下教憶國初佯若不知何有臣分
寔予不孝

是日時原任大臣政院請對曉後始引見進湯劑以諸臣
不請罪趙瑗更下鷹鷂之教而命放逐田里明日瑗從弟
瞰中柑製居七日始下直赴之命及三洞儒生應製科瑗
兄瑗得抄始命解瑗放逐之教勿施

庭試重試

十二月初命春秋堂上往江都就 太祖實錄丁亥歲終
有可繼述之事考出以來曰奏以當年臘月十六日有設
酌之事遂命其日設酌命大臣國舅侍從入奏十四日幸
彰義宮潛邸留宿引實錄之文有德壽宮燕禧坊者今在
何處令政院考出不得乃 教曰此乃繼述之事知之然
後乃可回駕頃年見欺於趙榮進以致夜勞今番詳細知

之然後回駕大臣以下請對此非倉猝可考之事夜又深請還宮不允

十六日詣景福宮舊址設酌仍設文臣庭試添以重試之名御題憶昔追慕萬倍賦取前掌令李之晦等六人即日唱榜賜舞童

又穀日命昌慶昌德景福宮近處儒生試科親臨名曰三洞科御題三陽回泰萬品新賦取魚錫定賜第十二月右相金尚喆啓曰頃日有見欺榮進之教榮進當初所奏不過考籍仰對則見欺之教似未燭其本情況為人臣而欺君上其罪如何 上曰所奏誠是其下教抹去也榮進初

遭此教不引嫌處城內乃令大臣奏達戊子忽拜都承旨出謝又因書先佐復官傳教為世所嗤

申益彬上疏

持平申益彬上疏曰鄭履煖之疏置出忠愛而乃使庭請討罪然庭請之法自有次第一臺發啓則兩司次之三司又次之然後始有百僚庭請之舉而今此不有格例一言不概迫令大官為此庭籲之舉以啓後來無窮之弊至於口奏一事雖出孝心而正是無於禮之禮或近於褻瀆向者成川府君李復祥實無西邑不可赴之義此豈可奏於莫重之地哉提學之任號稱清顯不即膺命固也禮曰三

揖而進一辭而退既至門至堦而猶必三讓此非慢蹇也
乃禮也向者兩提學之不即進而輒以此加罪非禮使之
道也徐命臣鄭存謙為提學不進命除邊將李時中事不
過一山訟各付有司而治之足矣而觸風寒而親訊之禮
曰刑不上大夫孔子見齊襄必或時中時為堂上而居毋憂書曰刑不
及嗣因其子之事而及其父其時諸承旨玉堂無一匡救
竊慨然也

傳曰鄭履煖事其所叅酌亦是寬典焉敢復提申聞鼓乃
國初通下情之意而徐命臣壅弊為事能猾李時中代其
子陳章咫尺帳殿專事欺君而右袒時中若是放恣徐命

臣三讓一揖之言亦近無嚴黨習特甚追思瞻墜其欲呼
告將呼於何此乃苦心中益彬不知其君之心乎此予不
肖承刊仕版掌令李弘濟上疏救之不允

姜趾煖疏論墨商節頭又劾蔡濟恭

戊子四十四年正月獻納姜趾煖上疏曰今此歲樂之命

禮經耶不論列聖所不行宜亟以其命上以明年太祖昇

樂又聞送教以重臣宰臣或謂之墨商或節頭判書趙明昇耳聲參

恤貽累聖德非細宜軫禮使之方益懋辭令之慎李淵李

奎締無兩是之理欺君必有所悖今有罪者在位無罪者

被廢一番明覈斷不可已禮參蔡濟恭居家行檢無一可
取持裏之日募聚儒生課試廬側名曰私白日塲捧卷作
軀一依科規朱筆等第便作考官况又飲食團樂殆同宴
樂其提學之任為先改正仍施削版之典云云 疏入下
嚴教仍命放逐田里今日內踰稷山

傳日明日人日製姜之至親並停舉又 教曰君裏而柔

故姜如此徐命臣趙琰下教並又周

謂放釋之教

右相金尚詰因姜疏李瀕事不進命偕耒荅書啓曰墨商
二字萬萬駭舉為人臣巧誣 王言乎嘲弄 王言乎明
日節製姜之族屬一並拔去又曰姜之擬望銓官罷職又

曰莫重 王言任自低仰此不敬也大靜遠竄

於是蔡濟恭上疏自卞以為臣心制時有門生輩課試之
事非持裏也 荅曰庸受之謗古豈無之而末世人事勝
於古雖輿僮下賤豈有是事姜趾煨增行附益自陷名教
於卿何有予不捨卿勿辭

洪相直疏論蔡濟恭金善行

掌令洪相直疏曰被彈者不得反詈言官既有前後務教
而蔡濟恭對卞之章專事詬罵角勝言官投行二字在非
在下者仰陳於上者而肆然書於章牘為媒進之計且三
年之喪父母一也而以心制持裏之異欲作自卞之計如

此無識之人不可置之縉紳之間宜施譴罷之典也開城
留守金善行地望輕蔑言行誕妄舍命異域奪譯貨而專
利分符故都浚民血而肥已勒收戶錢濫斫江松無非鄙
悖之事西東之人莫不唾罵陞補之選拔吏之差曲逕受
囑猶私進退如此之人不可置之宰列况濫擬經筵殆至
十年前後銓通一不舉論則物情之不叶可見何可遽議
於清要以汙銓選宜施刊版之典

金致恭疏論順悌君尹光紹睦祖永

持平金致恭上疏曰罪人殺獄情迹浪藉而臺閣之間寂
無一言遠竄罪人烜更為拿鞫亟施當律前五衛將尹光
紹元朝差祭以釁累之蹤遽生圖差之計輒囑該堂而不
聽則乃與該吏暗地交締縱恣巧慝不可置之輦轂之下
宜施屏裔之典兵部睦祖永既有瑕累至隸藝閣而濫授
兵部宜施刊版也疏入並不允皆罷職

李廷烈疏論初仕兩人刊版

時吏判洪樂性都政入侍以鄭厚謙通應教金漢耆通大
司成又以其仇人沈赫擬叅奉以李仁康之子性默再擬
守令又以金福鉉鄭厚東為叅奉矣

於是掌令李廷烈疏曰叅奉金福鉉言行醜悖通國棄人
乃以辨說銜名盜榮輿論沸鬱豈可暫貸以貽清朝之辱

守奉官鄭厚東本以蠢蠢無識之人世踵慶鄙專事牟利如此無賴之輩何可擬議兩人宜亟刊汰洪對卞以為金有道臣之薦鄭乃前擬議監役故擬之耳

金尚默疏論洪樂性嚇人官兄

二月敵納金尚默疏曰吏判洪樂性除拜也與其時亞銓趙曦衆所共知之嫌大僚至達於筵席則厭然自掩揚揚冒出不知傍人之唾罵昏亦甚矣崔益男本末具庠悉陳其心術妖邪蹤跡醜悖慮其貽禍於世道聖上燭其情漸之以霄小而又嘗下詢儒臣李在簡金載順明其為宵小即是君臣上下已停當之公案而肆然檢擬為稍稍進用

之階及夫大政專循一己之私醜邪之徒至除齋即賢闕起捲堂之論積財之類濫擬守令台司有囚吏之舉舉世喧傳恬不知耻惟恐或失自謂必適草政望於待命之中纔入辭疏忝賓對於承批之前心跡慌恠舉措顛倒臣謂吏判洪樂性亟賜削職之典前持平李載人持論尤嚴朝暮當言傳說藉藉及除言地終無一言其兄載久欲擬禁都之望見枳公議終得殿即噫嚇人官兄有甚於賣官保位金載人改正疏入嚴教以為扶雜忘本命尚默削版校理宋載經上疏救之其言尤峻尹承烈亦救尚默並命刊版日以黨人仍却藥藥院及諸大臣請對不允明日乃

許金載人上疏自下以為前承旨李得培抵書於臣謂前副學沈履之云尚黜將論吏判已構本而未上宜令臣論劾之臣耻受人嗾而不肯彼乃怒而陷臣耳疏奏不省而命罷職

黨人

三月金尚黜疏後設三日製試士親臨命黨人柳慙徐迥修鄭履煖洪尚直金尚黜宋載經尹承烈姜趾煖李奎緯金亮行申暉柳知養宋明欽李猷慶等子任不得赴舉事館下人周呼場中命出去惟任觀周洪啓能李命勳等子任不入其中人謂偶未及之云

金會元疏劾沈履之

疏曰烹之一字發於辭教之中烹之為罪既非聖王之刑政伊時傳教亟令收還前副學沈履之扶其斗筭之才恣意行穿窬之習貪汙之性到處益肆曾按湖藩恣意牟利道內所在近萬石真麥瞞報賑廳減價請得補以改色立本勒定準價屢萬剩餘密歸私橐作錢闕文渠難掩置耳目難掩宜令道臣明覆得實且其逆藩來後旋起甲茅吞併數家連亘一壑入其洞者無不驚心駭目宜發遣部官摘奸間架依法毀撤以為戢猾之地如此貪婪不法之人若使揚揚清要少無畏懲瘴惡之政將無所施其銓衡

佐貳王署長之望為先改正仍施屏逐之典 上命京兆
即官摘奸其家舍履之則因禁府取口招以奏真麥事令
賑廳考實從教以家舍事規他口招及聞即廳之言其家
即故相李觀命之家侈濫之目乃是外題真麥發賣以惠
廳文書規之則自可脫也而任其非人而取剝豈無其弊
此亦沈之自取也罷職不叙既而金會元復上疏言沈之
家舍即廳及沈招皆歸詐欺上又真麥事狼藉難脫條陳
詳 上乃命即廳罪罷

弘錄

五月副學尹蕃東應教朴取源校理沈觀之洪景顏修撰

金煜會圖取黃最彥徐迥修柳慙洪瀾金載錄金履禧李
淮尹錫悅尹正烈沈灑之安聖彬朴思崙李養遂李命彬
金觀柱洪樂信洪相簡閔鍾烈洪纘海趙昌達李商岳朴
相岳徐有寧李秉鼎李得臣金文淳金致恭金基大申光
緝申光履金鍾秀趙宗鉉 都堂錄領相金致仁左相韓
翼蒼左叅趙雲達吏判申晦弘文提學鄭存謙吏議李海重
就弘錄加錄李世演金履素喪趙載俊徐有隣而李淮尹
正烈安聖彬拔柳慙因 傳教拔

金若行黑山島安置

正言金若行疏曰即今中原無帝統本朝宜稱帝號用天

子禮樂又列聖尊周之功宜表章之依周公王先公之禮
各追上徽號又言山林之人宜解其罰又言沈履之謂以
不簡靜則可而日以貪則非也申暲既以黨人目之而柳
戇攻申暲則同歸於黨人科徐迥修救尹蕃東則其罪宜
同而尹則進用徐則廢棄為不均也又言景庙盛德宜有
尊號也又言故相臣朴世采儒家之蘓秦斯文之卞莊不
宜從祀文庙疏入命廢為庶人黑山島安置

仍命諸臣章奏一并勿納政院玉堂賓廳連啓不允遂幸
舊邸世孫再遣宮官大臣請還宮不允大臣以下四五十
人并罷職執義任希教以肅謝遲緩投畀當直都事以不

即待令決棍 教曰予之此舉豈因若行其中恃說可謂
骨冷而尋常看過不為請討今來舊邸予心足矣尋命諸
臣并叙復於是皆入請對大臣聯名疏請還宮徐相志修
中道付處以書中金致仁為領相戶判李昌誼除右相皆
出謝請對承旨亦請對久而乃命八侍仍 下教曰今者
此舉非為若行苦心在焉聞承宣所奏恍然大悟有何芥
滯遂還宮徐亦解謫承旨奏以金若行疏宣以 殿下有
尊號而景庙無一字云乎云云

李謙彬楸子島荐棘

時正言李謙彬疏論裕昆錄事以為學問之士非闕於達黨

言甚切直屢百言又曰此事所關甚重輔弼之臣言議之官無一人爭之且當時入侍承旨不爭論執為可罪也嚴教免為庶人楸子島荐棘

命拿觀象監提調

六月幸毓祥宮漏局奏申時教以百官欲退休徑奏申時為不當觀象提調主管漏局而不能檢也命拿入提調兵判趙雲遠時帶提調遂拿入玉堂金基大微抹之以為刑不上大夫上以引喻失當下嚴教領相金致仁又微抹遂免相以徐志修為相李景祐為兵判

金容甲山投界

正言金容疏論君德宜恢言路正風俗又言戶判李思觀以空空鄙夫濫除度支李性默猥為邊守又言李謙彬言裕毘錄事出於忠愛之忱云云上下嚴教以為李謙彬事復敢提達甲山定配倍道出送

申光緝巨濟荐棘尹著東南海荐棘

時上親臨文臣製述班中有咳嗽聲命其人自首終無自現者上命逐出諸人不設試又命玉堂李世演并應教人望不叶有臺言皆被罪

翌日校理申光緝上疏曰製述時近列咳嗽大欠敬謹又不自現謹責之教焉可已也而成命仍為勿施多人混被

屏逐又再昨東壁特升非謂其人之不合事出格外臺臣之言亦靳翕受乃加譴罰更加三思云云上下嚴教光緝巨濟荐棘因却藥不御大臣皆罷職又以領相入侍不進請違之言下嚴教大司諫尹蕃東以不請罪光緝有嚴旨蕃東曰臺諫若承上旨而言事則上之所使於有意下之所論未免迎合云上曰迎合二字云云此人國子通清吏曹官罷職又有為光緝之鷹犬暗劣宵小等字改書下尹蕃東南海荐棘

命復李光佐趙恭億官旋寢

七月上命復李光佐趙恭億官大臣爭執寢之時趙榮進為都承旨書復官傳教為玉堂洪樂信所駁榮進自前年欺上傳教之後雖為金尚喆營救而因自廢在家是時忽除都承旨出仕遭洪所駁

虫灾

是時夏旱虫灾大發蝕禾黍殆盡八路皆然降香祝各道設祭以禳之北道尤甚赤地千里上遣慰諭御史往視之時上久在遠祿中故朝臣諱言凶年守令方伯專事欺蔽於是果川縣監俞彥肅瞞報以為虫灾半夜之間無去處事甚恠異云云監司南恭濟據其報快啓稱頌之上覺其諛而斥之乃命御史金致恭往視之致恭還奏虫灾自在

田中 上怒罷果川縣監京畿監司以警之

宋憲疏劾韓光會

九月持平宋憲上疏曰兵判韓光會本以庸駘全無知識畿藩試藝惟意循私燕市買貨親自呼價衆譁唾鄙銓衡之地萬不近似及居佐貳一政一望不能自辦左右承令奉行不暇本兵重任尤何可擬議於此等之人刑判洪重孝其長秋曹也請囑紛紜貨賂公行恐嚇富庶既受重賂移罪其妻旋即贖放堂堂司寇之地作一網利之場兵判韓光會刑判洪重孝並施刊版之典並不允韓移叅贊鄭弘淳代兵判掌令南彦或疏救光會以為自居本兵武士

誦其公平忽地臺言設虛辭而眩之宋憲宜削版

朴盛源疏劾趙明鼎

十二月大司諫朴盛源疏劾吏判趙明鼎以趙與趙暉以此事相爭之後暉不復進用趙獨揚揚於顯仕此所謂九萬竄堅卒無事者也上命朴罷職趙亦遞職時人以朴稱九萬事引喻不當而譏笑之朴亦慚而無可對蓋趙事固可論而引許堅則過矣以其為人所欺而為此或曰作疏者之失云

儒疏黑山島定配

己丑四十五年正月中學掌議李鼎烈上疏曰 殿下克

恢蕩平每戒偏私故山林之士謂有標榜而載諸貽燕之
訓假飾之人以無模稜而躋之俎豆之列以一時激惱之
教昨日復監法之書其中有曰吁嗟老少一中何分若問
其本即也斯文又曰自稱道學作此亡國甚於洪水猛獸
有若世道之浮澆專由於此噫一二背於師而亂賊於國
家者不幸操戈而唱邪說至于今奔馳橫流自貳角立此
何嘗斯文使之分而然乎斯文者道學所存列朝培養已成
殿下家法今乃以洪水猛獸目之至謂亡國宋之斤奸黨
禁偽書為當時陸沈之基此非今日所可戒乎臣謂亡國
之端反在於此伏願聖主其書並藏板而削之嗚呼世固

有欺世盜名者申曝是也其附合情狀誠如聖教而至於
背其祖則寃矣其祖故相臣朴世采幸逢無關事之時稍
有沒把捉之名而縱橫之論極似忠厚駁雜之學專由詐
力推移於邪正之間宛轉於清濁之中雖有章奏禮說附
合士論不足以掩其平生此皆曝之所祖述如曝者又何
足道乎今不待公議之定而特命配食於 文廟此 殿
下過舉也世采之享太學八方之士未聞一人倡其議而
甲申道疏時行貨冒錄奏 御殿下試從容俯詢於諸臣
曰世采之學果出於純正可合於從享士論未必歸一而
苟且躋享於世采安乎否乎從享之非其人孰如黜享之

得其宜乎予心固執以壓物議則是公乎私乎云爾則必
有所對揚者矣宋以王安石配享文廟以楊龜山之請即
為黜享今世未從享之非宜甚於安石可黜而不可置之
既入命為庶人黑山島定配初諸生只以黜享發論而至
於裕昆錄則意不到也

金履禧免為庶人屏裔

校理金履禧上疏救李昺烈曰 殿下近來多過舉必使
羣下論罪言者罰之其流之弊將至何哉向日申光緝事
初雖罪之終乃釋之此則善矣前日試士以耳目聞閉為
題李昺烈之疏適及此際其言即一國公共之論而能敢

言人所不敢言之言正宜優容而乃復罪之宜叔還之以

開言路

疏入上震怒命三相洪鳳漢金尚喆金陽澤奏定金履禧
罪洪謝以金疏所補論罪言者之說正指臣矣不敢冒嫌
而斥金也 上曰此乃薄物細故連教以促之洪不承乃
命出而待罪洪出去次問金陽澤金無事以免乃曰金疏
既曰羣下臣亦在其中矣屢下嚴教尚喆則因不詢也因
處分履禧以庶人之律因命百官朝叅教以當問於百僚
又以時當進宴而若不論罪履禧當不受宴諸大臣皆請
宴不可停也上不允於是三相皆免冠待罪在庭皆免冠

上起入內三相隨入至司鑰房力請宴久乃蒙允明日又有三相及重宰及奉朝賀洪啓禧屢下嚴教殆不敢聞

上意欲令臺諫加律履禧也云云以上皆洪相言如此云

金煜濟州荐棘

二月應教金煜上疏曰李鼎烈尊擢斯文下莊從享三日叫闈獨進危言凜凜有忠愛直截之氣是宜嘉獎而反施竄配之律至於金履禧略效匡救之言而亦被屏裔之典殿下何所怒於是而處之過當至於此耶進宴自進宴進言自進言激怒於進言移怒於進宴臣竊痛焉伏願前後下教一並還收李鼎烈金履禧亟命放宥至於爵賞太濫

言路杜塞而大臣三司不敢言惟 殿下克盡誠正之功廓然大公無以私意翳於其間焉

疏入明日御建明門召百官耆民仍命停進宴且教曰進宴自進宴五字非悖子亂臣焉敢萌於心而書於文乎於是領相洪鳳漢左相金陽澤右相金尚喆發令百官庭請啓曰今此進宴孰不懽欣鼓舞而金煜疏中五字下語極為駭然致有非常之嚴教不可置而不論請絕島梅棘依啓金配濟州

明日百官又庭請請進宴再啓不允命幸彰義宮大臣請止不允遂駕出闕門洪令武將等止駕於是訓將李章吾及

趙濟恭李潤成鄭汝稷乃親擔輿而禁輿卒不得行遂還
官賜四將厯馬以賞之

明日大臣等又庭請進宴不允命幸毓祥宮旋寢之明日
教以金煜恠說萬古君臣豈有因此親諭而必欲角勝諸
臣若此金煜之輩日月生焉予何堪乎仍命厨院宴廳諸
事並置之又曰今日著紗帽者若入闕門則當和門門

殿座騎曹即當決棍

蓋禁庭請入

又命罷請對承旨又教金煜

通清應教銓官罷職

申晦李海重等

又教金一升應教立功自效

今日角圍在京者侍從案一并付籤又曰當此之時豈可

如是兵判

洪彝漢

訓將

李章春

禁將

具善復

為先達明門待令大

旗幟旗鼓待令遂臨門拿入三將回示軍中仍復授前職
令隨駕是時三將解任舉動時無人治辦軍衛政院稟知
有此命仍詣毓祥宮世孫隨駕至宮門任輦教曰世孫隨
來召問其來則袖進笏記今因駭舉聖心既固願從臣請
滌舊從新云故予問若此予失何如蓋以教宴對曰臣當
受之問孫受祖失乎對曰何關之有此答今日廷臣之所
未料聞此可感動特許其請即進宴于今受此陟降旣賜當
於舊闕受賀仰荅陟降以光世孫之孝即今舉行仍歷義
烈宮尋下教受賀於達明門四更還宮百官班於庭徹夜
明日早朝行賀是時三相皆待命皆令勿待入叅賀當夜

還宮後訓將李章吾又拿入回示後充軍邊遠受賀後寢其命仍任

又明日修撰李得臣上疏陳戎以為輦路清蹕本非戎行禁庭法座且異郊場而軍容震輝陳樂喧奏穆穆宸嚴之地便同詰武之所佩符三將粹曳於旗鼓之間着帽百僚奔走於街市之上承宣之職名雖適免既以喉院則拿入之舉前所未有兵部之舉行雖慢而事非軍務則棍治之罰不亦太重况如蹙蹕不戒玉輦先發路上久住實有獨先安之之歎將臣昇輜雖據斷鞅之義厩馬三賜之命獨為恩之典屑越其有累於聖德有欠於貽燕之道者如何

哉

疏入明日教以放恣給其章通其職修撰李秉昂劄救之又教以放恣不減還給其劄逐送門外尋常成歡驛投界尋命南海投界倍道押付又命刊名侍從案

虎患

三月京中虎行白岳山下閭家虎入多食犬及桂洞近處亦然又入昌德宮食苑中獐鹿乃發卒捕之又入白岳捕之不得

禁府五部郎官拿刑

四月進宴時金基長

清城

畜醫妓不使入參又不見現身

於堂上都監堂上鄭亨復怒而囚禁上偶納刑曹囚徒記
而聞知本事 下教基長定配

明日曉御建明門令五部及漢城府查出士夫畜妓者自
大臣以下軍官衙客之屬皆令自首又以五部不盡查出
部官禁都皆罷職

於是玉堂趙載俊朴相老等上劄以為此非君上所可親
治者上以為此輩有畜妓而為此命下南間禁推又命西
象奴推問畜妓有無臺諫申大修言儒臣之奴受刑是儒
臣受刑也上愈激惱而不允

於是各自現告判書沈鋪朴相德叅判李潭承旨李海重

洪樂純閔弘烈叅判趙榮順金器大郡守尹象厚叅議朴
盛源朴弼達故留守金善行校理申光履郡守申景祖叅
判鄭光漢李心源故叅判元景瀛叅議元義孫監司李激
李景祐百餘人皆現告即令刷還本邑有子息及癸未以
前牽畜者不論故申晦黃景源洪鳳漢等得免又以夜禁
不嚴有此淫風凡朝士女人悉皆禁夜連日臨門查治二
十日犯夜學生徐季修鄭履和二人並決棍定配其畜妓
不即現告者皆配遠惡地其武士則張軍物於閨外回示
三軍決棍而配之是日前大司諫李宜老耶理山妓所畜來
者令出後即還之故不現告既而上教轉嚴至是乃自請

關外現告上以其令出久而乃現拿入刑二次即日押配

大靜倍道發送上盛怒教以汝乃上疏辱守禦使前五六

疏諭守禦使李思觀人望不足請罷職云李曰此罷職又以大臣營救皆退出之前

黃牧金履長等亦是現告而但定配不刑喪人前判書

朴相德以畜妓發配尋分揀五部官及禁府官以不盡查

出命拿入各刑一次刑曹罷職

權極黑山島限已身為民

時侍從臣權極李亨元李正吾金容申應顯柳善養金載

順洪樂信洪樂任李澤遂李養遂李敬王等皆拿囚而洪

李澤遂等以宜無畜妓特免其餘在獄命各自首畜妓但

令傳食不得通書禮明日傳曰禁推人當親問自金吾門

外至開陽門只着笠來待若一人騎馬一妓隨後金吾郎

當處分於是諸人皆步至闕庭上御門親問諸人皆以無

妓對權極始自首遂刑二次

傳曰罪人權極忘君負國含憾誣人陳章蓋指尹九淵時事渠既

箇箇自服四十餘人侍從同聲請討何敢免邦刑而此正

萬古小人十分泰酌昨有李宜老之無狀今此權極萬萬

匹測有倍宜老黑山島限已身為鄉民不齒士類其餘侍

侍從皆解見任

傳曰為國慷慨效忠下教之下懲創浮囂四十人可見秉

曩之心為元良欣幸特書其名藏於政院故事之輒以示
予意前一日又命侍從臣文蔭武堂下曾經守令者入侍
親問使自首其刷還本土者各隨監司狀啓

文官守令督還

時端午各陵祭官受香上親迎香禧陵獻官李彥衡補病
不入乃兵議金光國替往都承旨鄭運維言此乃文臣多
出宰外邑以致祭官艱乏如此乃命文臣出宰者盡令解
還悉以武臣充代凡大小邑六十餘窠一時還京其傳教
中名以刷還既而改之以督還字李彥衡洪述海等皆下
獄後二十日始放送

疏儒處分

八月初嶺儒成岱桂等千八百人上疏論文純公朴世采
不可從享命配地道為民其疏下生皆揚名太學至是湖
南儒柳迪等數千人又上疏請朴公黜享 傳曰頃日嶺
儒處分嚴正國是大定焉敢若此敢曰三千餘人比諸嶺
儒不啻三倍柳迪永墨青襟案三水府為民疏錄下本館
令大司成一并付籤四學太學在京儒生一并放逐鄉里
後其令草記

傳曰太學有舉行事則前都憲李宜哲大司成除授牌招
察任諸承旨并適以金應淳閔弘烈尹東昇徐命善趙暎

為承旨

傳曰大司成尚不謝恩何可相待令同知館事即詣館舉行於是同知洪璘漢代大司成舉行草記諸承旨大司成皆謝恩明日大司成李某上疏論救儒生罰太重嚴教劑黜

後數日海西儒李逢源等累百人又上疏論斥從享事末云國子長之疏都出於愛君之誠以前日蒼皇承命惟恐不及者比之指惟可謂棋璘之於走數而殿下又重而罪之尤非來諫之道也云云

疏入上命疏儒各入令讀其疏傳曰有此心者何敢挾

試紙入場中乎嶺湖兩道今番庭試全一道停舉亂其本造其本者即李宜哲也玆島定配當日押送今日在廷諸臣若有李宜哲之心者豈敢着帽北面事君子有此心者皆令退去海西文臣並刊名湖南嶺南一體舉行傳曰李逢源黑山島為民當日內着枷三倍道押送疏色安景瀛湖南右水營能櫓軍充定着枷押送讀疏人申大順左水營能櫓軍充定三倍道着枷押送太學四學居齋者一并逐送本鄉同知館事馳詣太學斯速舉行備忘記何心服達功湯予予心固定其令內局此後勿為問候雖非泮儒城內三道留着人逐出門外

判府事韓翼謩請對左議政金陽澤還納命召諸承旨玉
堂請對 下教曰雖下大夫與予心背馳者皆納履而去
搢紳如李宜哲人多必自現納履後當進建功海西人李
宜哲召之乎

又下教曰觀搢紳之心莫知其心何以入侍乎明日次對
傳又 教曰背馳其君乘時撓君卿等一何困我其盡去
焉盡去閉門然後當進水刺矣

備忘記允書院皆有京中院長先正殿食即予四十年若
心而有此舉心雖拂鬱莫敢更言先招嶺儒次招湖儒李
宜哲之全然二字隱然叵測其招可知豈特宜哲而以今

觀之莫知幾宜哲真箇黨首默默隱匿見無禮於君如鷹
鷂逐鳥雀者古人有云今此輩甘心先正者誠甘心其君
也雖嚴處窩主在搢紳昨日 下教之後雖不自現以致
逗留卿等豈不知也而何心愛護昔年徐判府事為侍從
時問其黨窩主其時緘辭以問對以趙觀彬于今卿等何
不效此而愛護黨窩若君若此乎如宜哲之人自現若是
其難以苦其君雖同宜哲之人其心何大而其皆若是陋
乎其年先正致祭時以文卿字不叅者即其之心也令該
曹即為問啓

傳曰東月臺殿座侍衛入直舉行 藥房啓湯劑之不進

今已三日萬萬焦迫冒罪求對

禮曹啓文純公致祭時在京不叅人左議政金陽澤韓翼
謨李益炆南恭齊李喆輔南恭會沈星鎮金始煥李光溍
李之億鄭光忠南恭著趙榮進李長夏 傳曰皆以不叙
傳旨捧入

傳曰此中必有偶然不叅者而為全然二字之窩主想在此中得其人復何召焉

備忘記此後鄉儒為陳章來泮村者許多典僕當永定水軍以此申飭

傳曰文廟俎豆何等重也身為師儒之長不體堂中正士

習三字之飭右袒二道恠儒若是陳章聞未已涉恠訝今
之令讀果然噫彼某即朝鮮之人何敢二議於此事雖不
讀下教讀之全然二字不覺寒心即命撤讀有此心初頭
何補欣乎此乍輕之兩道儒也且有此心先正位牌在於
西廡何心踐其門坐其堂乎可謂半上落下矣奚特其儒
着帽者不無此心故今番處分二道朝臣武臣欲并逐之
十分叅酌亞卿為搢紳者若此以此觀之搢紳之為院長
者不無此類唱之之樂先正服食已至五年有此駁舉大
司成李宜哲不可尋常處之特施削黜之典以存國綱以
嚴斯文

李鎮復永刊侍從案

掌令李鎮復疏曰向者海儒着枷發配發配之行未嘗有
着枷之例創無前之舉啓無窮之弊至若三道文官一并
刊汰即日放逐遠近驚疑伏願聖寢前後之命又疏儒之
赴配也果川縣監奪其佳馬驅而使前迫逐催督若有深
惡者然果川縣監俞彥甫削職 答曰李逢源等水軍處
分焉可已乎三道諸儒皆蕩滌前一日有蕩滌之命也文官汰逐之
命亦寢果川事特命宣傳官申飭非渠任意仍命鎮復特
遮明日又命永刊侍從案

韓漙大靜縣投界

九月掌令韓漙上疏曰着枷儒生并逐絕裔士可殺不可
辱也國子之長略效執藝之義掌憲之臣粗陳匡救之忱
而謹蜀過重請收還成命 傳曰噫大學俎豆國是大定
前飭若何而李宜哲職何任而全然二字語涉放恣飭焉
可無也投界之人敢稱國子長李鎮復其心已綻十分叅
酌韓漙并舉李宜哲水軍補鄉儒若是放恣况全然二字
處分何至於此而亦為迂濶雖未勘今者錄可謂有意李
宜哲有甚於李逢源也韓漙此章給之通清勿施大靜縣
投界倍道押付身為宗臣不能教子全恩君墩施以不叙

之典鎮復父

翰林處分

十月教曰新除翰林為先禁推明日太僕當親問分付南
間舉行小臣若是放恣俞岳柱韓光近李鼎運洪樂恒嶺
東充軍親問下教勿施又教曰翰林舊與新皆在外李師
瀛李尚達及充軍翰林皆為文周翰圈并特放後數日正言
達分揀俞岳柱李鼎運既又周翰圈并特放後數日正言
呂善亨司諫李正吾皆上疏論充軍事不允

十一月正言林德躋所啓臺臣史官日前被譴著其法例
自有定限而大小之臣情有所拘勢或不及則亦未得劃
即承命者多矣遵先未過古訓攸戒亟加三思叔還成命

上曰遵先未過之言有何比擬於今日乎欲奏沉吟非老
而喘息莫定望舉一句語矇矓慢蹇予何答教避嫌請適
依啓

升抄童蒙

備忘記稚駮童蒙灑掃應對視若楚越昨聞袖中藏石放
恣下手國子長云其猶不教雖抱卧龍才將何益於國哉
升補製述童蒙使之盡為待令二十七日 傳曰近者百
弊皆由於不讀小學之故童蒙三人聞其作俑萬萬可駭
此後升補學製若有如此可駭之童依受教堂庭學前撻
楚付其父兄以示教此後小科榜後二十歲以下當袖柱

召講小學大科後三經中所讀一經袖柱面講若不通者
當於分館差等以後分付小學講當一體臨講亦為分付
是時洪相鳳漢子樂仁為大成設升抄所私而昧於
文與庶文士李鳳煨泮吏方鳳儀相結有無名子作
三鳳歎詩百餘句以嘲之又有匿名書投其家當升
補設場時兒童之應古風者亦輕侮而手尾石擊之
被傷貽笑多士上聞而有是教云云

李元啓事

正言李淮所啓鬱陵島距倭不遠島物禁其私取法意甚
嚴近聞參貨通行於傍邑多有現發者此是奸細之民冒

法採取而地方官矇然不覺請三陟前府使徐魯修拿處
依啓北伯俞漢蕭巡到吉州遽至不幸况曾為上下官又
兼地方官者其匍匐領護宜別他人而牧使金梓愆視埋
沒終使隣邑替助請金梓罷職 上曰永刊仕板又啓吏
胥之妻敢乘轎子衆譯之子敢着禮巾請隨現嚴繩 上
曰昔年鄭東後為掌令禁婚家寢帳士民受幣頃因一小
揮項之教禁亂通行一日之內捧數百金今若依啓都民
受幣雖有幅巾此在本署提調申飭况一例禁亂以助奸
吏之囊橐乎

尹弘烈南海定配

庚寅四十六年正月獻納尹弘烈疏曰吏判申晦輕佻鄙賤貪饕無厭前後兩銓厚招醜謗今番都政守令差擬多是其人松都大賈濫除兼鎮畿甸巨富遽差雄府鴻臚初仕歸於有財無唱之人不可置之於秉銓亟命刊削叅議李徽之自在蔭路已多鄙瑣之誚及佐銓部諂媚為事不顧所處之地隨人桔槔趨附之狀不可無譴責

傳曰尹弘烈之章其專舊習噫彼冢宰於黨有何立隻而前後斷斷抑何心也李徽之沉於下大夫猶可惜也豈忍此言此即黨也尹弘烈永刊仕板免為庶人曰何心服湯此後內局勿為問候藥房請對 教曰其止之

初七日傳曰侍從皆入來而 軍啣一體入來

傳曰今於歲首臨門而數百侍從十一人應召可謂寒心黃翰今快知其人此亦翰之秋也張浚所對萬萬可駭此人若得志甚於弘烈勿復檢擬於臺望申晦都憲除授李徽之薇垣長除授

初八日傳曰李鎮恒黃翰特除意皆深矣大臣雖以百官庭請退去臺臣之道當為進前合辭不然獨啓可也只傳故絀涉駭然執義李鎮恒司諫黃翰并削職

於是大臣洪等庭請啓曰尹弘烈乘其臺啣敢售舊習歲初欣祝之時以致淵衷煩惱湯劑不進弘烈之罪無所逃

而決難容矣。聖上雖薄施輕典，在臣等齊憤之情，何可不請加律。尹弘烈絕島梅棘。答曰：今日百官睡覺而未乎。傳曰：其君下教若行，却湯幾何。而今乃庭請乎。今日庭請大臣以下備堂入庭者，并施不叙之典。傳曰：今日東東有學士乎。撤講末也。却藥本也。儒臣其宜先勸湯而開勸講聞。下教嘿嘿諸儒臣，并削職。明日大臣皆叙用備堂。仍任侍從，業亦置之。傳曰：尹弘烈渠何敢為朝鮮士夫當為終身庶民。庶民亦宜用都事。尹弘烈海南定配，永為庶人。倍道舉行校理金鍾秀，上劄以為臨門召見諸臣，是迫問其事。又大臣庭請是奉行上旨也。劄入罷職，都承旨。

尹得雨亦救金罷職

韓瑜疏請斬洪鳳漢

三月清州幼學韓瑜上疏曰：伏以古人有言曰：忠臣必求於孝子之門。臣既不得孝親之道，安敢望忠臣之節乎。臣一布衣耳，語及朝廷，自知其非位越分，而性本狂鯁，不忍立視國亡，敢生嫂溺，必援隻手，擎天之義，略舉斬權奸。匡君德兩件事，必欲一陳而後已者，烏得免非位越分之誚乎。夫好生惡死人之當性，而如臣之至愚至戇，徒知有國不知有身，至以死於君匡斯世之意，爛臂刻字，先識必死之心。訣妻子以副恩鸞，釜鼎以資行負，斧乞死者，其果欲

堯舜其君歟亦由於利己之私意歟特出誤國之心術歟
何乃忘其死欺 殿下而自苦如此甚也伏願聖明垂矜
另察之臣所持者朱雲之大劔也所掉者汲黯之直舌也
請以所聞於道路者先喻權奸之罪哉嗚呼竊觀今日之
時勢未知國家 殿下之國家歟權奸之國家歟臣民即
殿下之臣民歟權奸之臣民歟顧我國家臣民不獨為
殿下國家臣民而乃祖宗朝舊物則 殿下不能擅其亡
權奸不能助其亡而何其擅其亡之不足助其亡之是求
末乃四百年國家數千里臣民一任鹿馬上洪鳳漢之手
而坐待其亡耶噫嘻洪之害國浮於洪水鳳之責民甚於

猛獸孜孜所營割公肥己額額所為遺君護己 殿下之
護鳳漢如心腹鳳漢之報 殿下如仇讐權奸何代無之
而未有若鳳漢之忘君負國者也乃言常曰吾之地處果
何如也上之信任亦何如也凡今之人孰敢余違一室七
及茅惟意順成或厠卿班或登顯列盤據朝廷勢成威立
兩銓度支道伯非 殿下之兩銓度支道伯也乃鳳漢之
人也閩任邑宰馬官非 殿下之閩任邑宰馬官也乃鳳
漢之庫子也財賦之出入料理惟鳳漢之意慾是充銓衡
之一注筆擬惟鳳漢之願指是聽起家至二千石無乃東
方之田蚡耶誤國三百年抑亦當世之恭檜耶異已論者

必陰中之於是乎滿庭之蔽聰臺閣之囚舌已久厚幣事
者必譽助之從此焉官府之罄財牧守之浚民滋甚且竊聞
巷閭之謠有曰馬上逢寒食此則唐詩也謂其八路馬上
之所馱盡入於鳳漢之食取其音相似之義也又亡國洞
亡政承此雖俚語亦可見國人之曰誅民情之嫉怨也最其
可懼者上自公卿大夫下至士庶人而恒與為戒曰得罪
於君上猶可逭見疾於彼相不可活此非權重於 殿下
勢大於 殿下者歟失今不除不止為禍於當朝亦將不
利他時竊恐王氏亂漢之禍復萌於此世也思之及此寧
不寒心若其他矜非常之遍寵負不世之隆恩者難遍疏

舉而惟彼萬戕難赦之尤以難掩於曩時矣其時朴致隆
疏中釀成今日自有其人又曰文興必死之極奸何以加
此為此言者直是萬古下一春秋而其為直筆之嚴昭森
乎日星矣烏得免沐浴而請討人鬼之共誅而真所謂竹
之不窮波之難盡且其弟獍漢與其兄埒權恣橫無忌亦
已極矣曾在藩任貪虐無比至今湖南之民欲肉之可謂
難為兄難為弟也其子樂仁既猾且狂直是虎而羽者也
扶其父叔之勢奴隸朝廷人莫敢怒其為完伯也蕩盡營
庫毒痛生民猜昏狂暴湖南營吏至於自刎亦可謂有是
父有是子也一國有一鳳漢猶恨七國之無餘而况一門

之內生出衆鳳漢乎嗚呼鳳漢之十年作相所業何事務
養志而慮有德色逞似忠而造成君過入則面諛出則心
非 殿下有闕失則曰非我也上也有善處分則非上也
我也我 殿下見欺其於諱亡之手反墜乎阿好之術甘心
拂經縱意失度畢竟創三代未聞之教行千古所無之事
貶薄道學摧剝士流竄逐相繼於道路停舉殆半於一世
其非秦之坑宋之禁耶至若聖廡之擅况賢士之頌毀烏
在 聖上敬聖尊賢之意也及 廟奏焉徒口邱幸焉無
常亦何言動之乖禮也且其係戀婦寺偏愛私箴將見公
家之財專入宮禁留情近習尊厚姻戚佇見命德之器盡

盡歸倖門古人有言曰王者用私罔不亡貴者得志罔不
難此臣所以流涕太息之不足繼之以痛哭者也此不惟
殿下之過也緣彼巨慝使我有為之君陷於非理之地臺官
進言聖心激惱則輒倡加罪之奏士類進疏公議欲伸則
必設陰戕之計是則無他恐其直截之議已也臣始料其
過傳及臣上京大沮覺人言之不虛矣飭騎曹而 之命
捕廳而覘之家搜戶閱一網彌天巧值相違幸而脫禍見
者莫不神而畏之噫求諸天下未聞搜儒如捕盜者也惜
乎我 殿下不知青島之邠于東方錯認真鳳之儀于漢
陽謂其杜稷之臣遺其危亡以致王道日衰邦綱日頽經

訓所謂洪水治世之一亂者非耶凡有血氣者孰不欲沫
血請誅而威福所作觸之者必碎故無一人為 殿下陳
告者其勢焰之薰天為如何哉臣固知此疏一出陰禍隨
至殺么麼之窮命續億萬之國脉是臣之所願一遵孫叔
敖斬兩頭蛇之義也伏願聖明不以人廢言亟斬一人頭
上慰天神之怒下開諫諍之路則宗社幸甚生民幸甚願
念臣之此奏愛君如愛父之血忱不可取信伏乞先斬臣
後斬鳳漢則可以破聖惑而有司開悟矣苟或聽納之不
賜使臣假息一時則請去臣之目輝臣之耳得知鳳漢亡
國之日豈不榮乎臣負斧仗闕謹俟死以聞 初諭刻臂

為盡忠救國四字特斧及藥院入闕以為臣言不用乞賜
斧死

鞠韓瑜黑山島定配

時政院不捧多日洪鳳漢聞之乃待命金吾上始聞之乃
鞠韓瑜定配於黑山島洪鳳漢則特命致仕其弟獬漢特
命解戶判其子樂仁免吏判樂任免編輯郎廳之任洪鳳
漢入謝致仕之命麟漢亦出城外屢召不入命除忠清水
使赴任樂仁等吏曹廢不檢擬 於是前相金陽澤金相
樞李昌誼連劄救洪不宜致仕去位并坐罷職獨金光默
以玉堂救瑜洪勢益危

鞠沈儀之刑配

初京儒沈儀之己丑春上疏斥玄石從享事被罪居家今
番韓瑜拿入時禁府都事南紀雲者不得瑜聞在沈家往
而縛沈索之不得既而得瑜南仍縛沈蒙頭私至闕下待
命於是物論大作以為南無上命而私縛儒生致鞠門外
也臺臣李翼運為南地上疏言南妄舉宜治其下人也蓋
為此欲免南罪也既而沈入鞠庭大言不顧乃刑配遠地
命招南入侍問狀南盛言沈可縛之狀乃命招升南而李
翼運栴棘大靜初儀之被鞠其文書中有筵話即其上疏
時遂說也問其所得之由乃注書金景行所示宋煖億自

宋轉致於沈也於是宋配三水金景行刑一次遠配是
時特命諸進士前啣官入侍進士沈汲年七十餘病卧未
及即入又以儀之族且與相通拿刑十餘配鍾城明日釋
之仍病死諸進士前啣官入侍問從享當不皆唯唯而退
既數日又命諸幼學童蒙并待令先和門外上御門問以
與儀之同心與否皆默默不對退去

教曰裕昆錄何為作也起微節而為東西起禮說而緇斯
文輾轉層加為君子為小人為忠為逆至於乙亥戊申人
皆曰無黨予則曰有黨再昨儀之事極矣當初逮捕不過
問瑜同心咫尺帳 殿故相二字

謂補玄石
不曰先正

即斯人樞機

尤為無狀者予問曰爾心如此於裕昆錄何如儀之陰譎而對曰此則 殿下所撰焉敢去乎予又曰撰其文猶不言而先正配享即其君也何敢作為二事乎云則以洪水猛獸等說碍眼云噫為士子而有不足君父之心曰忠乎此非悖逆子臣而何來朝當臨門前啣儒生老少咸到事分付諸前啣官及進士入侍後數日諸生童蒙使之待令教以此後若有此等事陳疏當施逆律云云童蒙以不講小學命大司成槩戒之

李遠疏討閔百興父子李昌壽蔡濟恭

五月持平李遠疏曰平安監司閔百興蝨蠢無知鄙悖無

行父兄處以化外不此子弟之數士夫視以下流恥為儕友之列平日所為業者只是依附貴勢干囑牟利之事半生所與遊者不過武弁市井無賴而已萊灣商僧皆推以市販物主百無偷食之說至登於罪囚書札其行己之不齒人類槩可知矣及為蔭仕屢典郡邑貪饕無厭贓案歷歷勲宰甲第耕文價踰千金而不顧所處必買乃己其兄故相臣坊責而不聽女婚資粧至用銀器閔氏之亡自百興始者便成家庭之恒談噫陷人以殺妻之惡常情之所不為而百興忍能證成慘誣於至親坊友之間人莫不扼腕坊齒至若東營帷薄之醜萬口唾罵人所謂詩禮之傳

一變為夷者正指此矣豈以人理責之哉

閱為東伯昭妓
即其妹夫申光

履所
近也 閔東禁松稱以屬公窮搜刻奪屢萬之財盡歸私橐
其去及作錢者狼藉流下於松坡江亭京外雲集求買如
市嶺東封山潛斫百餘立羨板暗運於藿艇中為寧海府
所捉則移閔威喝必欲還推而後已地方官畏其氣勢鄙
其貪慾至於穢物塗其板而出給原州營底有京江巨富
宋哥良田羨宅屢千其價百興肆然買取乃以人所指目
之妓妾貯之其放恣無耻一至於此前任錦伯時大排置
田宅於茂朱人莫不駭歎以其銓官時事言之銓法政格
漫不知識一任其子之行膏臆快恩讎閔西蕃任乃邊門

鎖金泉貨府庫而百興處是任一世皆以沮營亦將蕩殘
為憂噫近來用人專取門地已是往牒所無而門地中亦
當有叅量用人先使之彷彿而如百興初不足比數於人
雖微官末職尚不襯當則二品命德之器何嘗依倚近似
而猥竊濫竽驟升宰例其為世變孰大於是臣謂籌堂西
銓并宜刊望以清官方永加禁錮勿齒搢紳庶可少懲其
負犯矣噫以百興為其父訓子何論而又不幸而有弘烈
矣癡散之生全無知慮縱恃之習反增俊氣平居父前呼
嗷傲慢所濡染者貨利聲色所傳襲者錦衣駿馬人皆以
法家之亡為歎故相臣閱百之案西營時有所送錢布於

至親弘烈中間偷給其所丐之妓暨乎東營益肆其慾濁
亂父政因有紀極東郊咫尺買取名庄營造近百間大家
制度宏麗見者揮舌只快一己之私慾不顧其父之犯科
其為濫猾無畏固為可痛而實則迷駭無識亦可哀矣後
以御史往閩西漁取一妓以數百金粧成馱來不法如此
人莫敢誰何頃年聖上幸仁顯聖母誕降之所也以佩物
之賜與有無俯詢則弘烈乃以銀釵進獻曰此聖母之所
嘗御而宣賜者云臣聞茲事儘有委折蓋庚申內宴時仁
元聖母以昔之佩飾屬傳送于豐昌府夫人其長孫故掌
令閔翼洙以為稀世之寶分與聖母同氣及諸侄又識其

始末作為文字弘烈家初無分送之釵則弘烈所進果何
物也其一家聞之莫不寒心噓噫痛矣此事尚忍為之何
事不可為也蓋其為人浮恃陰狡只是滿腔貪慾一不幸
而早竊倖科驟除清顯又不幸而半年之間起二資而升
宰列氣焰層加躁競轉甚清宦權職急慾如火加以附托
當路滄訛如狂一世誼傳無不駭笑在渠已非吉祥而締
結嗜利無耻奸細之輩作為鷹犬豢養排布左右喉嚨已
有憚怒於人事有違拂於心則必使搆誣而搏擊搢紳之
僂辱朝著之亂乖其窩窟實在於此閭巷輿僮亦皆曰某
家某官被彈俱出於閔氏云以此之故大小惴惴或恐見

忤允係薦進通擬輒皆先此人而副其所慾於是乎有親
劫之情者為之憂歎曰此家之兒也有公共之憤者為之
痛惋而亂國之人也或有一種無識之見私護之論乃謂
閔氏坐地與他自別其所進用宜先於人云所切痛者正
在於此允有坐地者若能謹守先範自飭其身則其人益
可貴重何官不可得而苟或忝厥所生辱其家聲則人將
賤惡之不暇今弘烈背名祖忠清之規負 聖上寵擢之
眷惟貪慾跳踉為事其罪當有倍於他人其將以韓琦之
賢為容貸侑胥乎事行則反其祖武仕宦則徒資先蔭若
使其祖有知想必隱痛而棄絕渠既自背其祖世宣待以

其孫乎地處之說亦可謂不通之甚矣今欲愛惜故家全
保後承則正宜趁冰霜之憂積羊之戒早加嚴介俾以自
戢况其孽孽既積手脚盡露 殿下雖欲容貸其可得乎
臣謂亟命刊枳清顯屏流避荒李昌壽之向來所遭非比
尋常彈駁宜不敢復齒於衣冠之列 殿下不忍終棄任
用如舊實出於納汙蔽疾之恩昌壽固當洗滌舊衅勉就
新善而誦謗之喧騰去而益甚昨年守令初仕之許多差
出也盡是親好之私權勢之托公道絕少人言狼藉此豈
但昌壽之罪哉家有悖子共濟其惡李秉鼎之傾邪不吉
浮躁無行乃一世之指目也權門勢家晝夜奔走賣其父

之政柄有若市井駟儈之賭貨財利今番駮䟽自其本來
伎倆莫知苗碩不但溺愛偏聽之失而已矯兇不教貽羞
搢紳其敢曰在家不知乎臣謂李昌壽重加譴削則惟彼
蔡濟恭陰譎之性終難矯變濫猾之習轉益層加素行不
出於循私蔑公一念惟在於投間抵隙其情狀 殿下何
由俯燭也補以弟子廣交愚蠢無知之類使之趨風聽教
崩外風習之不能淳厚實由於此若不及今裁抑臣恐終
為世道之深憂臣謂兵判蔡濟恭亟加斥黜以遵大易小
人勿用之義云云

䟽入上以銀釵事爽實必有以此傳言於李遠者宜自首
不然而問于遠若有其人當施逆律於是校理申光緝詣
闕自首仍親問李遠及光緝轉相告引申光履金光默皆
拿入對果以此言于光履光緝而光默則自明遠及光履
光緝皆刑一次命配嶺海降為庶人尚默放送閏月念間
光緝特放光履及遠出陸光緝及申晦東島父昌壽以不
教子之故特命逐出城外未幾解之 初秉島為玉堂臺
臣權植彈之䟽到政院承旨權遵不捧而報於秉島李遠
䟽所謂駮䟽指此也銀釵事庚申年果有頒賜之事閔翼
洙分送諸家有列書諸家件記而弘烈家則無之至甲子
復賜一釵於故相百祥百祥則弘烈養父也其後果有因

上教還納之事蓋其釵誤雜他釵而出故有還納之事尚
默等但見閔家件記無弘烈分得之事而不知甲子有頒
送之事故遠疏如此弘烈秉鼎削出尚默投畀

除亂刑

傳曰周有五刑而漢文除肉刑唐宗除笞背至於亂問前
後所無不過我國治盜取服而然也噫先除壓膝朱杖撞
問亦已除之况亂杖乎既有朱牢一節自可拘禁何必斷
人足指然後可乎雖下賤形體一也刑則酷矣况玉石不
下之地無告之民罹其刑傷其體雖無朱牢之刑宜可除
也况已有朱牢此雖非法刑亦不傷其支體自今京外亂

杖之刑一劫除之以此載於備考

島配人出陸

六月延和門殿座時持平李淮所懷亂杖之刑雖非三代
之刑是我國朝戢奸禁盜之刑而 殿下臨門廣詢即命
除之欽恤惻怛之誠意可以感動臣隣有光簡冊弛刑之
後豈無深憂而即因贊揚德意之不暇他不暇顧而茅措
紳世祿之臣獨有未蒙者諸臣之有罪者以其罪竄謫何
所不可而非欲必置之死地也近日流配之地瘴多窮溼
絕海如濟州大靜黑山島楸子島俱是必死之地今日入
侍儒臣奉命入去幾致覆沒

玉堂朴師崙自濟州來遭風幾死

佩符官長隨

風飄蕩不知去處三月大靜守入以此推之前後謫臣之
不死幸矣亦或有家有父母情理絕悲者如減死酌處之
類無所不可至於以言獲罪人雖非海島不患無謫地下
詢諸臣而處之也 上曰所奏是也金若行外海外處分者
一并陸地配之於是尹弘烈韓鏞李翼運皆出陸

崔益男杖斃

十一月前吏曹佐郎崔益男上疏云云其疏因禁蓋言東
宮省謁祠墓事又言金相致仁欲劫昏事及私自毀改諫
院公廨以便其家通望䟽入命配海南金致仁入侍言益
男不可不鞫遂拿致親鞫仍下禁府杖死其弟百男臺啓

請鞫屢朔不已益男之平日徒黨庶孽李鳳煨及鄭哲五
南玉等七八人鄭斬李南杖死益男少有才能詩文為人
傾危與鄭以財利相通其遊多異類賤流

